

青龍獎初審入選作品

56
血天使

愛上黏液的黑夜

沉澀的夜，重壓著無語的大地，大地只能透過黑雲後，幾道救贖似的月光，喘息。夏日午夜本該涼爽的風，如此冷冽地切割著，一道一道地將緩慢流逝的時間，切割成更細小的成分。

艾文踏在腐朽的木質地板上，厚重的灰塵讓他每踏一步就留下一個腳印，他感覺得到，這裡並不歡迎他，嘎吱聲也隨著他的每一步，響著。聲響像是有預謀般的串聯遍整個地板。黑暗隙縫中的小生物，追隨著這份騷動，窸窣地快速爬抓。他頭皮發麻，這裡的一切不斷地衝擊他恐懼的底線。

蜘蛛網黏滿他的單邊眼鏡，他煩躁的拔下來在身上的衣服擦拭，除了多了一些細小的磨痕外，同樣沾滿灰塵的衣服，並無法讓他的眼鏡清楚多少。

「是的，很好…，這是考驗，主的考驗，是的。」他必須向自己要個解釋，解釋自己心中那無止無盡的恐懼，像這樣壓迫地黏滿全身。

黑暗中，反射月光的蜘蛛絲閃亮著，提醒他這是多麼寂靜的夜。他摩擦火石，從一堆不明油脂上點燃燈心，微弱的火裡飄散著一股噁心的味道。稀少的光線並沒有讓四周詭異的環境光亮多少，反而多了幾道晃動的影子，舔觸艾文心中的不安。

他小心的將自己心愛的皮箱，放在缺了一隻腳的桌子上維持平衡，拿出胸口的扁酒壺拔開壺塞，環顧四週試著找個類似杯子的東西。你能試著在被廢棄幾年的酒店找到什麼？艾文認命的直接拿起扁酒壺喝，呼出了一大口像是憋了很久的氣，微塵趁著這股氣流圍繞在他身旁，偷偷的顫抖著。

艾文酒量從來沒好過，當他分不清楚是牆上的影子不見了，還是自己也跟著晃動之後，他的情緒緩和下來。他蠻喜歡這種酒精充滿血液的虛弱感，抬頭看著被幾片烏雲圍繞的月亮計算時間，從曾經被當作是屋頂的地方。

「班恩動作真慢，他不是說…，這是很簡單的事嗎，難道他…？」
當他開始打算去推敲自己這句話有多少懷疑成分時，一聲淒厲的尖嘯聲在附近響起。

突然地，木頭地板也隨著嘎吱響起，嘎吱聲包圍他四週，他懷疑著一個人的恐懼能堆疊到什麼樣的程度。

等到他總算弄清楚，那嘎吱聲是因為自己的發抖所造成時。他總算有能力將空白的腦袋，轉向剛發出尖嘯聲的方向，一面稱讚自己今天沒喝夠水分。

在他總算記起自己叫艾文的那個瞬間，一團黑壓壓的東西撞破牆壁飛進來。艾文從來都不知道，自己能發出還算不錯的女高音，他張大嘴尖叫，並且以誇張的動作後退。

「閉嘴！艾文。」一聲艾文熟悉的聲音，從那團黑壓壓的東西傳出。

「班恩？都結束了嗎？」艾文終於看清楚，那團跪在地板上的東西，正是他必須跟隨的班恩·罕莫，他順利的結束自己的演唱。

班恩在地板上吐了一口血，蹣跚的站起來「呸！結束？我是被他媽的夜血撞進來的！如果牠願意自己切掉自己的頭，是的，那算是結束了。」

「你不是說很簡單的嗎？」艾文非常禮貌性的發著抖。

「是你說，這東西不難纏的吧！牠力氣大的抵得過一頭牛，牠沒兩下就撞斷我該死的肋骨！」班恩又吐了一口血，全身冒著冷汗。

「那…那隻夜血呢？」艾文把顫抖的聲音使用得合時合宜。

班恩朝著牆壁自己撞破的洞瞧著，瞪了艾文一眼「牠在外面徘徊，應該是在觀察。不然，就是在給我們最後一擊前，玩弄我們一下；直接一點的話，搞不好他是在想，我們他媽的哪隻人比較好吃。」

艾文在心中對著主懺悔，他之前會抱怨自己從沒吃過一頓飽的，現在，他深深地相信主的安排果然是有道理的。

班恩全身沾滿黑色血跡，也黏滿發出腥味的黏液，他毫不客氣的一把拿起艾文心愛的皮箱打開。他一面在皮箱中翻著，一面滴下手上的黏液。

「班恩？」艾文幾乎控制不了自己聲音中的暴怒。

「這些東西應該對牠有效吧，艾文？」

班恩在皮箱中拿出一灌聖水，一把艾文心愛的木製十字架，和一本對艾文來講十分有紀念價值的聖經。

艾文本能性的惶恐起來「班…班恩，如果你需要唸那本聖經的話，請記得…」。

艾文話還沒說完，一道黑影從牆壁上的破洞闖入。

一隻夜血，兩個人鐵青著臉盯著牠，停止所有的動作。艾文幾乎連呼吸都忍住了。

牠靜靜的趴在地上左右晃動，用流著黏液的舌頭舔著自己的兩根獠牙，深紫色的屍斑覆蓋牠右半邊的臉，灰白混濁的眼球，在凹陷的眼框中快速轉動，皮膚上流著汁液的幾處潰爛散發強烈的腐臭味。

腐臭味在他們鼻子裡取代破舊酒店的霉味，生命被威脅的巨大壓迫感，緊緊掐住他們兩人，一點一點的侵蝕他們的神經，艾文僵硬的滴著冷汗，他連發抖都不敢了，更別說要他擺出祈禱的手勢。

彼此的僵持維繫在沉默動作的那個點。艾文麻痺的雙腿，終於無力的向後退了半步。這英勇的

動作刺激了夜血，夜血把頭轉向艾文，張開嘴尖嘯。無數玻璃快速磨擦的尖嘯聲，尖銳地插入耳膜，班恩快速的拿起皮箱朝牠一丟。夜血一手撕裂皮箱，跳往半空中朝班恩撲去，班恩向半空中的夜血灑出拿在手中的聖水。

尖嘯聲又響起，夾雜著某種汁液在喉嚨滾動的聲音。夜血摔在地上高拱著腰，四肢向空氣亂抓，痛苦的翻來覆去。

「聖水真的有效！我們再來試試這個。」

班恩撕開聖經朝夜血丟去，一張張的紙接觸夜血皮膚，接觸的地方迅速變黑向內凹陷。從凹陷的地方發出黃煙和濃重的杏仁油味道，無焰灼燒！

「艾文，你的聖經真好用，跟傳說裡的一樣。」班恩口氣裡露出無比的興奮。他朝掙扎得更厲害的夜血撲去，將手上剩下的聖經捲成筒狀，用力的插入牠口中。尖嘯聲消失，從冒著煙的嘴傳出的，單純地只剩下空氣快速進出的聲音。

「這位兄弟，咱們還有地方試試這個喔！」班恩朝旁邊又吐了口血，他幾乎忘了自己肋骨的傷，他身上不合身的亞麻衫，也在他幾個激烈的動作中撐破。

班恩拿起木製十字架朝他的頭部用力敲擊。夜血曾經是頭的物體，隨著班恩的敲擊晃動、變形、噴出綠色黏液。木製十字架在第八次的黏液噴灑中斷裂，班恩朝手中釘狀殘餘物看了一眼，一付理所當然的表情釘向夜血心臟。

隨著胸口黑色液體的湧出，夜血發出惡臭並且快速腐爛，安靜地。

班恩趁機拿出身後的屠牛刀，熟練的將夜血長著獠牙的那排牙齒撬下，裝入身邊的皮囊中。

不一會兒，酒店的地板上只剩一灘黑色液體和破碎的骨片，腐臭味也隨之漸漸散開。班恩躺在地板上，大口的喘著氣「艾文，你剛剛要說的什麼？」

那幾乎不是聲音「如果你需要唸那本聖經的話，請記得我有折角的那幾頁特別脆弱，請您注意，要小心…使用。」

不油不膩中的不甘不脆

是的，也許我他媽的真的是嗜血。不不，也許這樣說並不準確。我是喜歡，把複雜的東西剖開後，就這麼幾刀，一翻一轉，一下全都變成單純的紅紅白白。慢慢乾枯，慢慢變冷，這事有多他媽的簡單，不是嗎？說喜歡也不準確，是習慣吧，就是這樣。

打從我出生以來，眼睛第一次看到的，是一桶一桶的油脂。豬的、牛的、羊的，我他媽的幾乎懷疑過，我是不是吃這種東西長大的。在學會走路以後，我開始有了工作，一條條、一坨坨、一塊塊，分不清的各種動物的各種器官，我要在水裡把血洗乾淨。

我曾經想過，在某種程度上，這對小孩而言不是份好工作。真的，我真的覺得這不是小孩子成長的好環境，你應該會懂吧？如果你拿著豬腸玩跳繩，還是拿著牛鞭趕鴨子，你知道吧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完全不記得我和我老頭，有過什麼像樣的對話，我們相處的十分簡單。做對事就摸摸頭，做不對就是幾巴掌。我覺得，這種簡單的對話方式，會讓一個小孩懂得沉默，不是嗎？所以，我從來沒問過，別的小孩身邊跟著的那女人是誰，老頭也從來沒跟我說過，我曾經還有一個娘的這種事。

只有一次，那天下午我到河邊提水，五、六個穿著好衣服，身上香香的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，他們一起嘲笑還是汗辱我。老實說，那時候我也聽不太懂。只是當我想起要提水回家的時候，他們全都躺在地上，哭著在叫娘。原來這些人都是軟豬肺。

那天晚上，那群軟豬肺的父母來找我老頭。老頭大叫我他媽的死小鬼，重重地賞了我幾十個巴掌，簡單的敷衍他們回家。很晚的時候，老頭把我叫起來，用力地抱住我，那是我這輩子唯一被他抱的一次。他哭著摸我腫起來的臉，跟我說起娘這一回事，大概是說娘還在的話，我不會變這樣，他有多愛我娘等等什麼的。我大概能確定的是，他喝醉了。

我終於開始拿刀了，你知道的，這事是講天份的，我就是天生就知道這一回事的那種。

當刀子劃過毛皮，切開軟軟的脂肪，你就能看到不同型式的鮮血。我就是天生知道這一回事，如果你切錯地方，血會噴的你全身腥臭，切對了，血就靜靜的湧出，就是這麼簡單。我是這一行他媽的好手，老頭摸我的頭這樣說過。

老頭給了我一把屬於我自己的屠牛刀。不到兩個月，我幾乎能把每種看過的動物迅速分解，皮啊、肉啊、脂肪、骨頭和各種器官分的既快又準確。

我不太會形容自己的那種感覺，一隻曾經會跑會動，會吃會叫的動物，在我手上，一下子就變成一磅多少錢的肉塊。在活物變成肉塊的過程中，我覺得自己好像主宰了什麼部分，我是不是決定了…，你知道吧，那種類似生命的東西，為什麼我能決定這種事？這一回事就這麼簡單嗎？

我被叫做班恩，名字不是我決定的。而我的確有他媽的殺剖生物的天賦。但是，有這種天賦也不是我決定的，有這樣的能力，就一定要產生這樣的興趣？一定要做這樣的工作嗎？我被他媽的大家叫殺牛小鬼。**我能決定的只有畜欄裡，小花先死還是小肥先死。**我什麼都沒決定到，但是卻能決定那些動物的生命！生命這種東西，好像不是應該要很珍貴的嗎？

這些事…就是應該要這樣發生的嗎？

新鮮的、變黑變乾的、發臭的，我從很小就習慣了血的味道，早在我知道那個又紅又腥的液體

叫血以前。在我能夠想想自己的將來這一回事的時候，我已經剖了數不清的動物。我自己想過，像達肯大叔那樣砍樹做家具好像不錯，櫻桃嬌在河上捕魚的活也很有趣，還是像強納森全家一起種蘋果樹那樣，我肯定自己也能做的很好。但是，在我有這些想法以前，手上已經浸滿永遠也洗不掉的血腥味兒。我能自己決定不要這些血腥味嗎？

後來，我老頭病了，他躺在床上跟我說，不出十天他就會好。他幾乎無法進食，虛弱的像剛出生的小狗一樣。他對我撒了謊，第七天的早上他就死了。

只是一瞬間，他呼出一口長長的氣後，馬上就變了，變成外表像是我老頭的一堆肉，那個用力打我耳光的老頭，只剩一堆賣不了好價錢的肉塊。我不知道那堆肉裡失去什麼，就那樣，一個人，我的老頭，這麼簡單的就變成一堆肉。

要我來說，那種感覺應該是恐懼，那個感覺不讓我順利呼吸，腦裡一直翻騰著這堆肉塊給我的記憶。我不懂，一條牛大家會出多少錢來買，是因為牠一天吃多少草？還是牠吃著草的記憶？還只是牠身上的肉塊？而我老頭這個人曾經活著的價值呢？是他曾經一天至少賺五十個銅板？還是在我腦中的記憶？還只是我眼前的這堆肉？

我怎麼覺得，什麼道理都長得這麼虛弱。

原來人死後就是這樣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一切瞬間就停止了，這麼脆弱，這麼簡單。

我現在還記得非常清楚，我老頭快死時候的遺言「孩子，努力好好做個人…。」他要我好好做個“人”。那天晚上安卡羅那肥豬又來討債，安卡羅扭著我的耳朵大聲罵我，還扯裂我的衣服，我馬上懂了老頭跟我說的話。

隔天還沒天亮，我搜出老頭所有的錢和安卡羅的錢袋，還帶了我自己的屠牛刀，往特拉山逃去西領，安卡羅的肉塊擺在我老頭肉塊旁的地上。是的，我殺了他，只是輕輕一刀劃過他的頸子，他哼都沒哼，流著大量的血躺在地上抽蓄沒幾下就死了，是安靜流血那種。

我真的覺得他那樣是阻止我，做一個“人”。

我要活著，繼續當人。對了，安卡羅真是塊他媽的軟豬肺，而且是帶著很重錢袋的軟豬肺。我手裡的血腥味更重了。

「艾文，你連自己應該得到的都不去爭取，不管你用什麼藉口去敷衍自己，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應該要給什麼人的，想當個好人是需要付出代價的。」

艾文看著馬車離去，想著大哥剛說的這番話，他呆呆地站在小教堂的門口，身上只拿著父親買給自己的皮箱，和大哥送給他的扁酒壺。

他在想，大哥是不是要讓自己藉著酒，來沖淡他身上屬於那個家族的血液。

那個家族的血液。艾文的家族曾經屬於貴族，在經過幾代的揮霍後，留在他父親手上的財產已經不多。父親死後，在艾文兄長們強勢的主導下，兄弟們瓜分父親的遺產，幾乎沒剩下東西留給最小的艾文。他的母親一句話也沒說，比較照顧他的大哥唯一做的，就是**好心地**把他送到這邊境的小教堂，讓他能安分地當個修士。

其實大哥說錯了，我連自己應該得到什麼都不知道了，要去爭取什麼？怎麼去爭取？艾文心理想著。

「什麼，你可能聽錯了，我們缺的是打雜的工作，不是修士。」
眼前的主修士用非常確定的語氣，打斷了艾文所有的疑問。

那就這樣吧，打雜小弟。

這是一間位在西領邊境的小教堂，只有一位主修士和兩個修士，艾文在這總算也有溫飽，他包辦了整座教堂的清潔整理工作，也學了認字、寫字，一面幫著抄寫福音。閒暇時還能自己看看教會的藏書，或者，試著用酒精沖淡自己。這樣什麼都不用想，永遠都有做不完工作做的生活，艾文覺得其實蠻適合他的，除了主修士的數落，和他兩個私生子修士的譏笑外。

那天，艾文拿著掃帚掃著前院的落葉時，一具屍體搖搖晃晃走過來，艾文感覺自己的心臟像是要擠出喉嚨般。當他冷靜地考慮該用哪句話，來當作跟屍體對話的開場白時，那具屍體蹣跚的晃到他面前，對著艾文伸出骯髒的手來「水…給我水…。」屍體主動說出他的開場白，倒在艾文腳邊。

「艾文！你不是應該在掃前院嗎？…我這幾年對你不錯啊。沒讓你餓著，也沒讓你冷著，如今你帶來一具屍體想要幹什麼？如果有什麼不滿我們可以坐下來…」主修士慌恐的舉起雙手在胸前亂搖，雖然主修士已經主持過數不清的葬禮，但是看著安祥躺在棺材裡的屍體，和艾文現在扛著的**活生生的**屍體來比，那絕對是不一樣的，更別提那股令人作嘔的臭味了。

「主修士大人，他不是屍體，只是一個非常虛弱的人，我們該幫幫他。」
「幫他？幫一個來路不明的人？那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麻煩啊？艾文，在他臭味還沒侵蝕教堂的神聖前，把他扛出去吧。」在搞清楚狀況後，主修士已經恢復平常的樣子，他把穩定的手擺在身後，眼中盡是不屑的瞪著艾文和那個人。

「但是…，大人，如果我們不幫他，他真的會變成屍體啊！」艾文移動重心，將扛在肩上的人挪了位置，這個動作，讓掛在這人身旁沉重的錢袋，明顯地露出來。

「啊！艾文，你知道主是偉大又仁慈的。他的愛足以接納任何人，更何況是虛弱生病的人，快扶他進去吧，給他最好的照顧，艾文，你讓我**看到**主的旨意，感謝主啊！」
主修士眼中充滿應該是慈愛的光芒，視線從來沒離開過那個錢袋。

班恩花了七天越過特拉山，他差點死在那裡，這西領邊境的小教會收留了他，當然，也收留了他的錢袋。

「班恩先生，你自己到西領來，有想過以後要怎麼生活嗎？」主修士手撫著上唇花白的鬍子，一面看著班恩。

班恩還活著，在教堂裡過了三天不是吃就是睡的日子。在艾文的照料下，他恢復的像以前一樣好。他換上艾文的亞麻衫，雖然小了一大號，粗糙的布料一直摩擦著他的肌肉。但是，只要是乾淨的衣服對現在的他而言，已經夠好了。

「沒有。」班恩坐在長椅上，面無表情的看著眼前的老狐狸。

「啊，願主的恩賜照耀你，那你可願意聽聽我的提議呢？」

「好啊。」班恩有氣無力的簡短回答著，他看著正在刷洗地板的艾文。另外的兩個修士正在準備明天作禮拜用的事物。

「我的提議是，出去冒險吧，班恩先生。你既年輕，身材壯碩有力，我瞧你身手一定也不錯。班恩先生，當個冒險者吧。」主修士眼中充滿應該是慈愛的光芒。

「什麼？」班恩確實曾經在村裡慶典的時候，在流浪說書人的口裡，聽過幾個有名的冒險者的英勇事跡。但是他總覺得，那一定是腦袋裡裝滿豬油的人才會做的事。

「冒險者啊！這是全大陸年輕人最想做的職業，也是最賺錢的職業啊！」主修士用誇張的語氣說著。

「當然，如果那是一種職業的話。」班恩一付不敢相信的表情看著主修士，**我知道你想留下錢袋並且趕走我，你也他媽的找個比較好的理由吧。**

「當然是一種職業，而且還是會受到別人歌頌的職業啊！吟遊詩人將唱出只屬於你的曲子，全國的人也將讚揚你的功績，國王將會倚賴你的德行，敵人會懼怕聽到你的名字，每個女人會獻上他們的愛意，每個小孩視你為模仿對象，老人們將…」主修士像是背誦著準備很久的演講稿般。

「夠了。好，我馬上走就是。」班恩憤怒的瞪著主修士的笑容，**天啊，那是多麼恐怖的生活。**

「那錢袋的錢，我想…」班恩起身面對門口。

「啊！對了，一個隨身修士，每個英雄人物身邊都有一個隨身修士，就像屠龍騎士休馬一樣。」主修士技巧性的修飾話題。

「隨身修士？龍？休馬？」**我他媽的只想弄點錢啊！**

「是的，偉大的傳奇人物修瑪。他身邊就跟著一個隨身修士，這對名譽有好處的。感謝主。別擔心，我會為你弄到一個的，畢竟修士是這裏的土產啊。」
他朝裡面一看，微笑的看著兩個私生子，同時端詳著正在洗刷地板的艾文。

「艾文，過來吧，你有個神聖的責任了。」主修士展現最仁慈的微笑，艾文抹掉臉上的髒污走了過來。

「艾文？他不是…」班恩知道艾文是救了他的打雜小弟，心中對他抱著一份感激。
「是的，艾文是我們最年輕的修士，正好適合你的冒險。而且他還學過一些簡單的治療術和祝禱歌，你們一定會是最愉快的搭擋。」

「治療術？祝禱歌？最年輕的修士？」艾文幾乎不懂主修士在說什麼。
「艾文，別讓班恩先生等太久，快去收拾行李。」
艾文一面走一面想著，自己什麼時候成爲一個修士的？而且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時候？

好了，一個屠夫，一個打雜小弟，我們將要開始該死的冒險？

「感謝主修士大人的仁慈。但是，我需要的仁慈是…」班恩最後還是希望，能從這老頭身上挖點錢出來。
「班恩先生，主是絕對不會吝嗇給人他的恩賜和仁慈，願主保佑你。」主修士眼中，再一次地充滿應該是慈愛的光芒。

所以，我也不該吝嗇給人我的錢袋？該死的老狐狸。

峰迴路轉的愛

「好了，我現在變成冒險者了。艾文，也許你能告訴我冒險者到底是要做什麼的？」班恩一直試著不去想起，不合身的衣服帶給他的不適，他嘴巴裡滿是抱怨的語氣。

「大概就是一些幫助別人的事吧。例如…，打倒吃人的怪物，殺死荼毒村莊的女巫，消滅破壞國家的惡龍等等的吧。」艾文抱著皮箱跟在班恩身旁。
「那錢呢，他們要靠什麼賺錢。總不會那些怪物、女巫、龍是吃金幣長大的吧？殺了他們就有一袋袋的金幣跳出來？」班恩懷疑地看著艾文。
「應該不會是這樣吧，書跟歌曲裡從來沒說過他們賺錢的事。我想，大概是幫人做了一些事，人們的感謝吧。」艾文不確定的說著。

「也就是說…，我們要過著看別人臉色、乞討某人感謝的生活？還是，殺了什麼東西之後，有人馬上會請他老婆跟我們睡覺，還一面準備著大餐款待我們？」

「應該不會是這樣吧…」艾文嫌惡的看著班恩，**我們**？艾文厭惡著班恩嘴裡發出的這個字。

「總之，真是一個令人愉快的開始，我們馬上有事情要面對了。」班恩掏出從老狐狸那好不容易榨出的幾個銅板，那幾乎不夠兩個人的一頓飯。

剛走沒多久，一陣大雨將他們打的不成人型，不合身的亞麻衫吸收過重的雨水，緊緊貼著班恩的皮膚，行成噁心的觸感。四周被雨打落的樹葉，也配合此時的氣氛，紛紛飄來黏在他們身上。他們走在泥水裡，拉緊斗篷，希望少接受一些上天的恩賜。雨沒下多久就停了，彷彿只是爲了要淋濕他們般。之後，炙熱的太陽不知從哪竄出來，面對大地均勻的散發它的愛。腥臭的泥味，隨著蒸發的水氣刺激著他們的鼻子。急遽上升的溫度，也蠻橫地勒索他們的體力，他們虛弱地品嚐到了另一種的恩賜。

黃昏的時候，他們走到了靠近村子的叉路。班恩停在井邊，打起水來大口喝著，遠看著炊煙，努力地克制自己的飢餓感。他們無力地靠在井旁坐著休息。

艾文發現往山坡上去的小徑旁有塊牌子，他走過去看了一會。

「班恩，快來看，就是這個！」

「什麼？我只看得懂自己的名字。上面有我的名字嗎？」班恩的屁股，絲毫沒有從草地拔起來的意願。

「我找到我們能做的事了。上面寫說，這條路上去有一間廢棄的酒店。」艾文轉頭看著班恩。

「嗯，廢棄的酒店？」班恩努力地不使自己露出，毫不關心的表情。

「在廢棄酒店附近有個洞窟，裡面藏著一隻夜血。」

「夜血？沒聽過這種動物，肉好吃嗎？」班恩像是嗅到食物的味道。

「不，夜血是一種怪物，牠似乎是這村子的麻煩。上面寫著，如果有人殺了牠，拔下牠的獠牙，村長會提供三枚金幣當賞金。」

「三枚金幣？」屁股找到了動力，班恩迅速地站了起來。

「是啊。上面是這麼寫的，應該沒錯。」艾文看著牌子下方村長的署名。

「現在，是我們應該來好好研究這件事的時候了。」班恩熱切的搓著手，彷彿不只屁股有了動力。

「艾文，夜血是什麼難纏的怪物嗎？」天色很快就暗了，黃昏的餘暉一聲不響地逃走，臨走時又偷偷地在天空蓋上一塊黑布。他們沿著小徑往山上走，尋找著廢棄的酒店。

「應該不算是太厲害的怪物吧？傳說中，吸血鬼需要同伴的時候，會注入血液給另一個人，另一個人也會變成吸血鬼。如果只當作食物的人，他會吸乾那個人的血，那個人就會變成夜血，失去身爲人的智力，只剩下動物的本能。」艾文伴到地上的小突起，他戴上單邊眼鏡，希望能

看得更清楚。

「夜血不但會吸人的血，也會將人撕裂，生吃人肉，也常常吃村人養的牲畜。」

「喔喔，很方便的生活啊。」班恩點著頭稱讚。

「班恩，你真的沒問題嗎？」艾文忽視心理漸漸升高的恐懼，冷靜的問著。

「我對殺什麼東西都很厲害，但是沒殺過怪物。只是一隻下等的怪物，應該沒什麼好怕的吧？」班恩拍著艾文的肩膀，用的語氣不是很確定。

「夜血應該害怕大蒜、聖水、聖經、十字架等的聖物。傳說中，好像將木樁打入他心臟能殺死牠，銀器也能對牠造成巨大的傷害。」

「銀器！你知道嗎？如果我們現在有銀器的話，我會花在酒店侍女身上而不是夜血身上。」

「反正，不是我們有得吃，就是牠有得吃」班恩輕鬆的下了結論。

艾文停住腳步，他已經開始懷恨自己，居然提出殺夜血拿賞金的提議。更何況，身邊的這個人還不是個科班出身的冒險者。

他們總算度過那陣臭味，艾文跌坐在地上喘著氣，看著躺在地上的班恩。

「都結束了嗎？」班恩動也不動，也沒回答。

「班…班恩，你還活著嗎？」艾文著急的問著。

「好像還有一半活著吧。」班恩確定著自己還是人的那個部分。

「艾文，你不是會治療術嗎？」

「我會嗎？好吧，我看看。」艾文站起來朝著被撕裂的皮箱走去，他在皮箱裡翻找出一本書，那是他們臨走時主修士給他的。

「基本治療入門，恩，有了，治療肋骨。」艾文在書上看了一下，在廢棄酒店裡翻找出兩塊木板，他將斗篷撕裂成條，緊緊的將木板綁在班恩前後。

「我們沒有草藥，暫時先這樣吧，有好一些嗎？」

「好多了，沒剛才那麼痛了。」班恩滿意的笑了笑。

「那還有一本祝禱歌入門，我們要試試看嗎？」艾文對自己有了信心。

「如果，那能讓我活著的部分變多，就試試吧。」

艾文拿出另一本書，在微弱的光線下翻看。他清了清喉嚨，開始用不太確定的聲音，低低的吟唱著。然後，他顫抖的轉高音調，裡面夾著幾個破音。他紅著臉努力地模仿，想像自己是個有名的吟遊詩人。當然只有樣子。

深深的夜，從廢棄的酒店傳出淡淡的火光，周圍的寂靜，更襯托了那令人牙酸的歌聲。那是由，忽高忽低的曲調組成，不成型的祝禱歌。

「夠了，艾文。」班恩掙扎著站起身，朝著門外走去。

艾文對自己的表現十分滿意「天啊，班恩你好了，這歌這麼有效嗎？」

「不，我打算留到明天早上的那泡尿，被你唱出來了。」班恩灌溉完草叢後，抖了幾下走了進來。

「這裡還有別的歌，也許…，我們能試試看。」艾文失望的看著班恩。

「不了，改天再試吧。我怕別的東西也被你唱出來，我現在可沒蹲著的力氣。」班恩痛苦地躺回地上。

「這個不是我的錯吧？」艾文無辜的翻著封面寫著祝禱歌入門的書。

「我們在這過一晚吧，明天在去村裡領錢。」班恩閉著眼睛說。

「三個金幣，這比當個屠夫好賺多了，也許我們真的該好好經營這個**事業**。」

「你是在問我，你還有幾根肋骨能斷嗎？」艾文小心的諷刺著。

班恩沉默了好一陣子，雖然有點無奈感，但是自己確實也下了決定。而面對這種，對生命強烈威脅的感覺，至少，讓一直重壓在心頭的苦澀味，一掃而空。我該繼續下去嗎？冷冷的風吹進破舊的酒店，他瑟縮一下，把心思轉到能讓他溫暖的地方。

「你知道嗎，等我們有錢後，能找塊地住下，好好當個人。要找個像這樣的老婆。」

班恩的手在半空中比了幾個弧度，他想起那天在牛棚裡的小雀斑。他想起她可人的臉，當然，還有別的地方。

這是能撫摸心愛人的手嗎？班恩聞了聞自己雙手，他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聞到血腥味。

艾文倚在皮箱上，打著均勻的呼聲。

天剛亮，艾文扶著班恩進入村裡，他們問清村長家的位置朝著那去。

「真是太感謝你們了，為我們村子除去這個麻煩，村裡的人都會很感激你們的。」村長握著班恩的手，已經說了幾分鐘感謝的話。足夠到讓班恩感到不耐煩。

「關於感謝的事，我們不是有更直接的方法嗎？」班恩從村長溼滑的掌握中抽出手，直接將手攤在村長眼前。

「對了，對了，是關於什麼事呢？」村長一付什麼事也想不起來的樣子，直直地看著班恩的手。

兩個人以前所未有的凶惡表情瞪著村長。

他們總算拿到第一次的工資，班恩在市集上換掉了身上破爛的亞麻衫。

「班恩，你的傷要緊嗎？也許我們該去找個醫師，敷點草藥。」艾文看著換了新衣服的班恩。「我也不知道爲什麼，我的傷總是好的很快，與其去敷草藥，不如在胃裡敷點啤酒吧。」班恩拍拍胸膛笑著說。

他們在村裡找了間最大的旅店，在那裡幾乎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吃喝。他們不約而同地，想用酒香，沖走鼻腔內殘留的腥臭味，就算他們都不喜歡，這裡帶著甜味的藍梅酒，出旅店的時候也都沒辦法正常的走路。

「大人幫幫我啊，我會爲你做牛做馬的。」
班恩眼前出現三個重疊的小矮子，一樣穿著綠色短衫，三條紅色的大鼻子朝他點著。
「喔喔，你們的感情真是好啊。」艾文愉快的笑著。

「如果不想讓好朋友，不小心，離開你的身邊，這是最好的方法。不是嗎？」差吏笑著說，廣場上站著一個差吏和一個被繩子栓著的犯人。

西領王侯制定的法律，賣出欠下稅金的犯人。這矮小的老犯人，像隻羊一樣被繩子栓在柱子上，他拚命地請求著他們，希望自己去服辛苦的勞役前，能有人買下他。

「這矮老頭欠了多少錢？」艾文努力睜開眼睛看清楚。
「一個金幣。」差吏不帶感情的說著。

「什麼！一個金幣，那幾乎是一年的稅金了，他怎麼有辦法逃那麼久？」艾文有點訝異。
「這老頭以前還有點名，道上的人都稱他『五爪老鼠』亞伯頓。」差吏不屑地朝老鼠看了一眼。
「喔，是個小偷。」班恩搖晃的蹲下，看著亞伯頓。

「不是的，大人，我已經很久沒做那種工作了。現在我是一個文書，您一定會需要一個幫你辦理文件的人，我一定會對您十分的忠誠。」亞伯頓睜著小眼睛、搖著大鼻子，爲自己辯解。
「忠誠？文書？」班恩抬頭，朝差吏丟了幾個問號。

「是啊，他的忠誠非常特別，不是一般領主能接受的那種。至於文書，他現在的確是個文書，專門假造各種文件。假的通行證、假的稅金單、假的身分證明文件，這也是他在這的主要原因。在我們這裡是規定，把犯的罪換算成稅金，所以他才欠下這一筆錢。」差吏搖動綁著老鼠的繩子，確定那是牢固的。

「喔，還是個騙子。」班恩用手撐著頭，有趣的打量亞伯頓。

「雖然我不知道買個騙子有什麼用，但是如果你能讓我早點交差，我會感謝你們。」差吏對著他們說出心理的話。

「大人，我知道你們有錢的，幫幫我，我一定會對你們有用的。」亞伯頓哀求著。
班恩看了艾文一眼，比了個手勢。

「班恩！你確定，在你眼前還有三隻「五爪老鼠」的時候？更何況那幾乎要花掉我們一半的財

產？」艾文訝異的說著。

「我們總算是個冒險者，有個小偷還是騙子的應該會有用處。至少，我們從此不再需要去買通行證了，不是嗎？」班恩看著艾文。

「是，是，是，我會很有用的。我保證。」亞伯頓一直看著艾文拿出金幣的手。

班恩呼了口氣，他暈眩地坐倒在地，抬頭看著天空。

好了，我們有了一個屠夫一個打雜小弟，現在又加了一個騙子，我已經等不及看著下一個是什麼了。

滑溜而有彈性

「這是我家的大人，班恩騎士大人，最有名的夜血獵人，黑夜的明刃。」老鼠的裝腔作勢是他的真本事。他把石墩加在自己的身高裡，高高地站在村人前。他在眾人面前搖晃著夜血的獠牙，同時，也亮出好幾種的證明文件。

其中還有幾國教會共同簽署的證明書。老鼠的本事不止於此，那包括了班恩現在的身分，和他騎著的老閹馬，那幾乎沒花到他們任何的成本。

「我們要一直這樣子嗎？」艾文心虛的看著班恩，小聲的說著。

「也許…」班恩沒有繼續說下去，他看著許多村人望著他露出仰慕的眼神，很多人鼓掌他的到來，有個老頭甚至在他頭上灑下花瓣。他聽到許多人祈求著他除去夜血的請求，一些村人撫摸他的衣服和馬的棕毛，希望沾染班恩的勇氣，他們口中都喊著「班恩騎士！」。

班恩心理，有一種類似激動的感覺，他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。他不確定自己這種感覺的來源，是那個流著淚，請求自己的婦女、還是那個一定要自己為他報仇的獨臂老人、還只是那群，流露欣喜眼光的破爛小孩。

「艾文，我是不是做了什麼決定？」班恩轉頭問艾文。

「你是指…，現在這個，能讓我們在酒店呆更長時間的工作？我想，你快變成一個英雄了。人們喜歡，也期待這個存在。」艾文說。

「原來的我，被這個存在代替了嗎？」班恩沒聽到艾文的回答，老鼠的故事講到了另一個高潮，他們的對話被淹沒在人群的歡呼聲中。

先是假騎士，現在又快要變成英雄了？

班恩還是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決定。他懷疑著，爲什麼他做的決定也影響了眼前的人。但是，他**好像**喜歡這個樣子。他覺得自己有能力，讓眼前這些人露出該有的笑容。這是他第一次想到別人的事，這麼多的別人。他試著握緊自己的手，血液依然流在他的身體裡，班恩覺得自己好像找到什麼了。即使，這一切有大部分是亞伯頓**安排**的。他突然想要，一個自己的地方，一切都能讓自己自由做決定的地方，一群聞不到他身上血腥味的人。

「村裡的人說，這裡的夜血會抓走人和牲畜，不是當場吸血吃掉。」艾文指著不遠前的大莊園。「這和以前的確不一樣，我們應該要小心點。」班恩環看四週的環境。亞伯頓滿臉的不情願「我們**真的**，又要去找那些愛噴黏液的傢伙嗎？」

艾文諷刺著老鼠「在你吃完那頓大餐前，你不是還跟村裡的人，大聲保證過嗎？」
「我以爲，我們的那些文件值得那頓大餐。不是嗎？」沒人回答他。
「老天！我上次受傷的左手都還沒好，現在連撒尿的姿勢都調不正啊。」老鼠苦著臉抱怨。
「那就是上帝賜給你一雙手的原因。」艾文不留情地諷刺。

「氣氛不太一樣，你們有感覺嗎？」班恩手裡握著火把，另一手，拿著一瓶聖水。老鼠抬頭，看著皎潔的月亮，搖了搖手中的機械連射弓弩。
「你是說，這裡是帶酒店侍女來的好地方嗎？」

「如果你的腦袋多裝些東西，你會發覺這裡的夜血，沒有受到火光影響。平常一看到火光牠們早就衝出來了。」艾文手裡抱著新的聖經，不滿的看著亞伯頓。
「你知道嗎？如果我想在腦袋裡多裝些東西，那一定是品質很好的麥酒。」老鼠舔著嘴巴，挑戰什麼似地瞧著艾文。

班恩氣憤地回頭看著這對鬥嘴的組合，如果他們不是身在詭異的莊園裡，他一定會很喜歡這對郊遊搭檔。

他們走在通往莊園房子大門的路上。慢慢的，接近那半掩的大門，門上華麗繁複的銅雕長滿銅綠，縫隙和雕刻的凹槽成爲許多藤蔓植物的生根地。在他們接近時，從厚重的銅門後飄出腐臭味。

三個人都聞到了味道，沉默的對看著。老鼠架著弓弩，手指扣著扳機對著門口。班恩將火把交給艾文，手貼在冰冷的銅門上，慢慢用力往裡推。

寒冷的氣息流出，銅門生鏽的樞紐發出巨大的絞紐聲。

一道腥臭的黑影竄出。班恩閃開了，黑影迎面撞向亞伯頓，他的弓弩被撞飛，人在地上滾了兩圈沒動靜的趴著。

一隻全身佈滿紫紅色潰爛狼瘡的夜血。

班恩拿好聖水，艾文撕下聖經，他們有經驗地等待著。等著夜血發動攻擊前，無法閃躲的那一

秒。夜血充滿血絲的混濁眼球，瞪著他們轉，牠喉頭滾出咕嚕咕嚕的聲音。

突然，他朝兩人大聲尖嘯。令人窒息的聲音迅速地膨脹在空氣裡，這股震動切割著艾文的每條神經，他跌坐在地上。

「艾文！」夜血對著艾文回眸一嘯。班恩看著夜血轉向艾文，他知道，在這個距離自己幫不了艾文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他居然沒有攻擊我。」艾文坐在地上，看著夜血轉身，快速隱去的銅綠大門。

「太奇怪了，牠好像只是在警告我們，不讓我們接近房子。」班恩扶起艾文。

「老鼠！」亞伯頓依然趴著。

「老鼠，別裝了，快起來。」班恩不耐煩的說。

亞伯頓快速的翻了身坐起來，他一付懊惱的表情。

「左手，又是左手，難道牠們不能撞別的地方嗎？」

房子裡的大廳到處有夜血的腥臭味，地板上曾經是鋪張的紅色地毯，現在黃黃白白的黏了一叢叢不知名的東西，藤蔓從大吊燈一直延長到天花板和地板。掛在四周牆上，七零八落的油畫框中，只剩斑駁的色塊。知名的石膏雕像，也被雨水蝕的畸形怪狀，只剩還沒完全鏽掉的黃銅燈飾，映射著火把的光暈，些許地透露這裡曾經的華麗。

「警覺一點，這次和之前的不一樣。」班恩警告兩人。

「的確，臭多了。」老鼠搖動他的大鼻子在空氣中嗅著。

「我以爲，經過這麼多次，我會好一點的。」艾文輕微的發著抖，他試著努力地咬緊牙齒。

「嘿，你們看，這是金子嗎？」老鼠在角落發現一個反射火光的維納斯雕像。他用衣服擦拭著，像個一見鍾情的年輕小伙子般，眼神充滿溫柔地愛撫著雕像。

「那太重了，你會被那拖累的。」艾文看著老鼠背起雕像，用衣服綁在背上。

「我不是會丟下這種美女的人，也許她能爲我賺來美好的下半輩子。」老鼠露出黃黃的牙齒微笑，他已經開始幻想，能買到什麼樣子的下半輩子。

一陣低沉的尖嘯聲由遠致近，還夾雜著一陣奇怪的金屬碰撞聲。

「來了，上樓梯。」他們走上往二樓的樓梯，班恩打算縮小夜血能攻擊的方向。

「你們看，夜血騎士！」老鼠大喊。

一隻高大的夜血，牠穿著滿是凹痕的全身鎧甲，鎧甲關節的接縫也看得到細環鏈甲，斑黃的獅頭型頭盔包覆牠的臉，牠拖著一把蝕鏽的雙手巨劍朝他們走來。

「天啊，三百年前密特蘭獅王的騎士，曾經是全大陸最強的重裝騎士。」艾文恐懼的看著眼前的景象。

「不行，班恩！那盔甲太厚了。」亞伯頓扣下板機。幾聲金屬撞擊聲後，強力的弩箭，只在全身鎧甲上留下更多凹痕。

夜血騎士舉起雙手巨劍朝班恩劈下，班恩驚險的閃開。巨劍劈入樓梯，揚起一片木屑和灰塵，

整座樓梯被這一擊震的搖晃。

班恩大膽的用身體的重量踏在巨劍上，想把巨劍卡在木製樓梯中。他朝著夜血騎士的盔甲細縫潑出聖水，細環鏈甲裡冒出一小陣煙，夜血騎士抖了一下，頭盔下傳出低沉的吼聲。

「老鼠！縫細太小了，要想法弄掉他的頭盔！」班恩剛說完話，夜血騎士抓住班恩的肩膀，那怪力幾乎捏碎他的骨頭，牠用單手把班恩朝後一丟。

班恩飛過夜血騎士頭頂，重重的摔在地板上。他在滾了幾圈後起身，暈眩地吐了口血，他不確定有沒有哪種內臟也跟著一起吐出來。夜血拔出巨劍，朝著瑟縮在樓梯轉角的艾文舉起劍。

「艾文！移動！老鼠！快幫他！」班恩大喊，血沫隨著他的聲音一起噴出。

「我…我在想辦法了，這女人…」亞伯頓著急地解開衣服，黃金維納斯的重量，讓他沒辦法順利移動。

艾文閉上眼睛，舉起聖經，在全身無力的情況下，這已經是他的最大動作。

夜血騎士重重的劈下，巨劍切開聖經，風壓已經讓艾文快要窒息，巨劍落在艾文腳邊，艾文幾乎要開始發表成爲肉泥的感言。

班恩在最後一秒趕到，他用最大的力氣拖動夜血騎士的腳後跟，夜血失去平衡的摔下。

「老鼠！敲掉他的頭盔！快。」班恩用身體壓制夜血。

敲？眼前夠重量拿來敲的，就只有他的女人。亞伯頓不情願地搬起黃金維納斯，使盡力氣讓他的女人親吻夜血騎士。

那樣的臉！亞伯頓倒抽一口氣。年代久遠的夜血，騎士的臉沒有皮膚，嚴重的潰爛已經能看到骨頭，僅剩的幾條肌肉隨著嘴巴的開合，伸縮著明顯的肌理。取代右眼的空洞中，流下濃濁的黏液，原本是頭髮的地方，一條條白色的蛆活潑地鑽出穿近。

老鼠又親了他幾下，那使得一些蛆離開牠們的家，不愉快地在樓梯板上滾動。班恩拔出屠牛刀，一手抓住夜血騎士右眼的空洞，一手從頸部俐落的切下頭。

「不會有人要了，這個臭味永遠洗不掉了，永遠不會有人要了。」亞伯頓失望的看著黃金維納斯，他似乎正在承受這輩子最大的打擊。落在樓梯板下的黃金雕像，沾滿夜血腥臭的陳年黑色血液。

「艾文。」無頭的夜血騎士還在大力地掙扎。艾文面無表情地再遞給班恩一罐聖水，班恩將一整罐從斷頭處倒入，無頭騎士全身冒著煙，跳著瘋狂的舞蹈。他們之中，沒有人承認，已經習慣這種濃重的杏仁油味，也沒有人承認，他們甚至喜歡看著這種掙扎。

「如果以後我們都要這樣吐血，也許我們應該要吃得更好一點，最好還是補一點的。」亞伯頓看著又吐血的班恩說，馬上又轉過頭盯著他的黃金，滿臉的不甘心。

「剛剛…剛剛我幾乎死了。」艾文才從那陣打擊中醒來，顫抖的將話說出口。

一陣尖嘯從二樓的露台傳出，是那隻全身紫紅色潰爛狼瘡的夜血。

他居然躲過三人的注意，突然出現在那個地方。夜血由高處跳下撲倒艾文，艾文難得地，沒有在那衝擊下暈倒。夜血一手掐著他的頸子、一手撕扯他，艾文努力的拿著手中的半本聖經反擊。

老鼠射入夜血體內的幾枝弩箭，動搖不了他撕扯艾文的堅持。班恩繞到夜血身後舉起屠牛刀，沒幾下，夜血掐住艾文的那隻手整齊的從肩膀被切下。

夜血憤怒的尖嘯，轉而撲倒班恩，班恩手上的屠牛刀被撞開，他努力地推開夜血流著黏液的獠牙。艾文紅著臉還再努力擺脫，那隻掐著他的斷手。亞伯頓大吼一聲拔出匕首，衝開夜血，英勇的和牠翻滾扭打。

艾文和班恩從來沒看過亞伯頓生氣。老鼠一向認為，如果要對什麼人、什麼事生氣，倒不如留著力氣從那裡借點好處來。如果他現在有空的話，你一定可以再聽一次他現在手中的純銀匕首，是在哪樣的黑夜，從哪個領主的屋子裡借來的。

他們訝異的看著憤怒的老鼠。

「還我女人來…，我的黃金！我的女人！你們這些該死的臭東西！」老鼠憤怒的叫聲蓋過夜血的尖嘯，純銀匕首穿刺著夜血，傷口快速的變黑冒煙，夜血在老鼠的憤怒下漸漸地變成一堆灰燼，老鼠癱軟的倒下。

「幾處脫臼，幾道撕裂傷，應該沒有大礙。」艾文檢視亞伯頓的傷口，老鼠瞪著天花板，嘴裡還不斷的唸著女人的事。

「應該沒危險了，讓他在著休息，我們到處看看，也許能夠再替老鼠找個女人什麼的。」班恩包裹自己的傷口。

「一定要，一定要，拜託你們了。」亞伯頓露出可憐的眼神哀求著，他無力地漸漸睡去。

「我們還是不知道，為什麼夜血要守著這裡。」艾文擔心的環看四周。

必須四處爬抓的虛弱真理

他們在二樓的露台後方牆上發現機關，那就是夜血會突然出現的原因，艾文不安的看著通往地底的密道，班恩興奮地拿著火把，測試通道內的空氣。

通道是用大塊的石灰岩砌成，灰白色的石灰岩上，有精緻的雕刻，內容是一些有關遠古惡魔的傳說。

往下的通道沒有別的轉彎處，盡頭是一道門，艾文試著唸出門上的古文字。

「瑪土撒利六世，安德魯伯爵，戒律之淨土。」

「現在，我們知道夜血行動不尋常的原因了。」班恩面無表情的欣賞門上的石雕，尋找著開門的機關。

「班恩，你知道裡面是什麼嗎？你知道我們將會遇到什麼嗎？」艾文露出滿臉的恐懼。

「能夠有什麼？不就是吸血鬼嘛。」班恩找到門邊一個能移動的小人石像。

「等等，班恩，裡面是真的可能有吸血鬼，光是夜血已經不知道讓我們死幾次了，你打算要面對比他們強大不知幾倍的吸血鬼？」

班恩看著驚慌的艾文。艾文是真的感到害怕，他發抖的手拿著火把，那使得光線搖曳的更曖昧。

「我知道，那是傳說啊！如果我們繼續做現在的事，總是會有那麼一兩次機會要碰上的，不是嗎？」

「也許，我們能避過這一次，也許，我們可以回頭…」艾文期盼地看著班恩。

班恩一把將艾文抓過來靠近自己，左手用力抓著艾文拿著火把的手。

「艾文，我們總會遇到的，我們不是已經**決定**繼續這樣做？如果是這樣，那我會十分討厭有東西擋住我的路，我們不能回頭。」

「我應該明白…」艾文看著激動的班恩，**到底是什麼讓他總是喜歡往危險裡跳**，他已經沒那麼害怕了。

「你知道的，我不太會說，如果我們這次放棄了，下次也會，很快的，我們的這個決定就做不成了。然後下個決定也會這樣，這樣一來，我們很快地，就要決定很多其他事情了。」班恩放開艾文。

「我只是恐懼…，班恩，難道你不會害怕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我大概是從來沒承認過那種感覺吧。有些東西，你一旦承認了，它就會攀附在你骨頭裡，幾乎變成一種信仰，當最重要的時刻，他會偷偷爬出來，在你耳朵邊呢喃。艾文，不要去承認那個。」

「聽起來好像不難。」艾文看著班恩推動那個小人像，石門在一陣震動後緩慢地打開，他盡了最大的努力，盡可能讓自己以為，能控制住發抖。

「來者何人？竟敢闖入血族沉眠之地。」那是非常低沉的聲音，帶著一點沙啞，迴蕩在不太通風的石室內。

「真的有耶，還會說話。」班恩興奮無比的拿火把四處照著室內。

室內的裝飾非常簡單，一切都顯得老舊，像是很久沒人打理的樣子，室內的中央擺至著一付講究的石棺。

「該死的人類。」一聲震動室內的吼聲，隨著吼聲結束，傳來的是一陣痛苦的急喘。

「你們…，你們居然能殺死我的僕人。」斷續的聲音由石棺內傳出。

班恩稍微走近石棺，小心地拿火把往裡面照。他看到吸血鬼了，安德魯伯爵穿著正式的禮服躺在石棺中，面目猙獰的瞪著班恩。

「艾文，我想我們撿倒便宜貨了。」班恩也瞪著吸血鬼。

「怎麼可能，銀樁不是能夠殺死你們嗎？」艾文看著被限制在石棺中的安德魯，一枝變黑的銀樁插入伯爵的胸口，將他牢牢釘住。

「那只是人族的傳說，就算完全釘住血族的心臟，那也只是讓我們停止動作，陷入深眠而已。」安德魯露出詭異的笑容看著艾文。

「那這個呢？」班恩從艾文袋子裡拿出十字架和聖經。安德魯的眼睛覆上一層血的顏色，他幾乎要衝出來撕裂班恩，從胸口傳來的巨痛提醒著他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

「那只會使我們憤怒。」安德魯的眼睛更紅了。

「就是那個該死的重裝騎士，他趁著正午偷襲我，他釘入第一下我就醒了，我咬了他，他居然用盡最後的力氣釘緊銀樁。」

「他沒有完全釘住心臟，只釘住邊緣的一點點，那不能讓我進入深眠，只讓我喪失所有的能力，還給我三百年的巨痛，當然，騎士也變成夜血，持續的腐爛三百年。」安德魯的口氣像是在比較，誰在這件事上付出的比較多。

「所以，三百年後的今天，換你們來消滅我？」伯爵發出威脅的語氣。

「消滅？如果你不喜歡，可以換別的講法試試。」班恩在袋子裡翻找，想找出可能對吸血鬼有用的東西。

「邪惡的存在本來就應該要被消滅。」艾文一本正經的說。

「邪惡？你以為我們血族是邪惡的？你以為人類比我們不邪惡？」吸血鬼生氣的伸出爪子。

「你知道聖經中，亞當和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之後，生下該隱，就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，世界上的第三個人，之後又生下亞伯。」安德魯頓了頓。

「該隱嫉妒他的弟弟，於是將亞伯殺掉，你知道有這件事吧。」

「我知道，那是在創世紀中的記載。」艾文努力想著之後的事。

「耶和華對該隱說、你兄弟亞伯在哪裏·他說、我不知道、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。

耶和華說、你作了甚麼事呢、你兄弟的血、有聲音從地裏向我哀告。

地開了口、從你手裏接受你兄弟的血·現在你必從這地受咒詛。

你種地、地不再給你效力·你必流離飄蕩在地上。

該隱對耶和華說、我的刑罰太重、過於我所能當的。

你如今趕逐我離開這地、以致不見你面·我必流離飄蕩在地上、凡遇見我的必殺我。

耶和華對他說、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。

耶和華就給該隱立一個記號、免得人遇見他就殺他。《創 4:9~15》」

艾文唸完創世紀中的章節，看著隱含笑意的安德魯。

「知道吧，該隱就是血族的始祖，我們根本是出自同樣的源頭，只是血族多了一個記號，看看我們的記號吧。」安德魯拉長下巴，那遠遠超出人類的樣子，像蛇一樣張開嘴咆嘯，他慢慢地伸長獠牙，他的記號。

安德魯喘著氣，三百年的時間，並沒有讓他習慣銀樁帶來的痛苦。

「看看我們所受的咒詛，永生不死，感受不到快樂，感受不到悲傷，更感受不到愛，唯一有的感覺就是痛苦，就是痛苦。」吸血鬼閉上雙眼像是再回憶什麼。

「所以，你們也吸人類的血，也想讓他們一起痛苦？」班恩諷刺著。

安德魯安靜的憤怒著，眼神充滿恨意的瞪著班恩。

「《你種地、地不再給你效力》，你以為血族沒找過別的方法嗎，我們永遠不能吃地上種出來的食物，終生只能吸食血液生存，是的，也許我們是嗜血的，那是我們唯一能取得溫暖的方法，唯一。」

「血族也許嗜血，但人族呢？愚蠢的人類呢？一個血族一個月最多殺兩三人，人族的戰爭一天就死幾百人，幾千人，你們不但遺傳血族的嗜血，還更加發揚光大呢。」安德魯看著他們兩人，冰冷的臉上露出不懷好意的微笑。

「什麼遺傳？你在說什麼？」艾文不安的問著。

「亞當之子該隱和亞伯，那就是最早兩大族的總稱，該隱就是「得到」的意思，指的是血族；亞伯是「虛空」的意思，指的是最早的人族。看看這意思，大地原來就是屬於我們的，血族能力本來就比人族強。之後的亞伯一族不是和血族混血，不然就是消滅殆盡。所以，現在的人類幾乎都是血族的後裔，看看你們體內嗜血的本性！」吸血鬼滿意的看著兩人驚訝的臉。

「我不相信，造物的上帝會放任這種事的發生。」艾文生氣地握緊拳頭。

「是啊，我也不懂為何那該死的造物主會這麼偏愛你們，雖然他說《凡殺該隱的必遭報七倍》，亞伯一族無法攻擊血族。他居然偷偷自己動手，在太陽的光線中，加入讓血族迅速致死的元素。」

「所以，陽光能確實殺死你們？」班恩像是找到什麼令他愉快的點，如果他會寫字的話，他一定會把這件事寫在非常明顯的地方。

「亞當活了九百三十歲，他的孫子以挪士活了九百零五歲，其孫子瑪勒列活了八百九十五歲，他的子孫拉麥活了七百七十七歲，挪亞的兒子閃活了六百歲，亞伯蘭之父，他拉只活了二百零五歲。」伯爵不帶感情的唸出創世紀（Genesis）中的記載。

他不懷好意的盯著班恩「你以為太陽的毒素只對血族起作用嗎？人類的始祖亞當活了九百三十歲，你們呢？」

「不可能…，你是說…？」艾文結巴的問著。

安德魯狂笑，那又牽動他胸口的銀樁，笑聲結束在急喘中。

「是的，太陽毒素對血族是劇烈的傷害，對人類則是慢性的毒素，哈哈，這就是你們偉大上帝

的恩賜啊。」

「他將血族逐出白晝還不夠，他又從天空降了四十晝夜的聖水，雖然聖水對血族是一種慢性侵蝕，但是，四十晝夜的聖洪水，那幾乎讓血族死盡。」安德魯慢慢地露出痛苦的表情。

「挪亞方舟…？」艾文問。

「血族能透過血傳承記憶，我能看到我祖輩的記憶，他眼看著自己和族人浸在聖水中，慢慢地被麻痺，慢慢地被侵蝕，運氣好的在白天迅速死去，運氣不好的，先是看著自己的孩子後輩，在聖水中一點一滴的被融化，熟悉的臉被融成汁液流散。再來輪到自己，先由四肢的末端開始，到身體，直到你完全融化，你只能在聖水中，麻痺的等著已知的結局，等待自己的所有一切消失。」密室裡是短暫的沉默，話語融化在昏暗的光線中。

「那怎麼現在還有吸血鬼？」艾文小聲的問。

「有很少的血族逃過這一劫，也有傳說更少的血族根本不在那，更何況，挪亞的妻子根本就是亞種血族，人族跟血族的混血，也許有人不想讓血族完全滅亡吧，現在，血族不可能有機會恢復以前的繁盛了。」

「也許，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。」艾文不確定的說，班恩和安德魯不約而同地看著艾文，臉上都是若有所思的表情。

「血族不是邪惡的存在，只是脆弱的殘留者。」安德魯空虛地下了結論。

「現在，你想結束這一切嗎？」班恩看穿安德魯的無奈，試著問。

安德魯看著班恩誠摯的雙眼，他閉上眼睛，他回想，他從未對身為血族一員感到悲哀或是後悔，也從未覺得身為血族是榮耀的，他想不起在自己幾百年的日子裡，曾經想要什麼。曾經**能夠**想要什麼。他就是血族了，他必須要以這樣的方式活著，躲避陽光，吸食血液，永生不死的看著周圍的一切腐朽消失，他看著太多的生和死。最後這三百年的痛苦，讓他覺得什麼都不重要了。現在，他覺得應該結束了。

「你能怎麼做？」安德魯睜開眼睛看著班恩。

「我能把你一塊塊拆開，讓你感覺不到痛苦，然後讓我們一起去看日出吧。」班恩拿出屠牛刀微笑著。

「不是銀器很難傷害吸血鬼吧。」艾文在一旁緊張的說。

「我試試。」班恩繞到棺材旁，舉起屠牛刀，滿臉信心的看著。

「怎麼可能…，聖母之能，那是…」安德魯來不及說完最後一句話，聲音卡在被切下的喉嚨裡。

微微的陽光初現，太陽漸漸從他們右手邊的森林露出來，艾文和班恩疲累地坐在地上欣賞著，光線漸漸照向他們眼前不遠處的安德魯，安德魯被一塊塊的堆成小山狀，在陽光的照射下，那堆小山冒出煙，在一瞬間化為灰燼，一陣風吹來，將殘餘的安德魯帶往森林裡。

「班恩，你現在還會認為殺死吸血鬼是正確的嗎？」艾文沮喪的看著班恩。

「正確？不，我從來沒想過正不正確的事。」班恩試著找出能確實傳達自己意思的辭彙。

「你知道的，說起來我是比較自私的，我只想著自己要做的事，嗯…，我只是單純地下了決定。正確？公理？正義？要從哪方面來看？如果你站在他們的方面來看都是對的，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。」

「也許，我們要做的就是選擇一邊，是嗎？」艾文不確定的問著。

「那我們就要決定什麼是對，什麼是錯了，不是嗎？」

「我頭腦不好，沒辦法下這種決定，所以，乾脆簡單點，只做眼前自己想做的，也許以後我會想當一隻吸血鬼也說不定，畢竟我們都是吸血鬼的後裔啊。」班恩笑了。

「是嗎？那我也想試試。」艾文也跟著笑了。

「試什麼？新的黃金女人嗎？我來了，把乳房的部分留給我喔！」老鼠醒了，朝著他們爬過來。

絕品精燉東坡肉

羅得里克的王侯府，建在一座小丘上，兩邊較高的山勢像一雙手般捧著王侯府，王侯府前是一片非常大的廣場，此時正歡樂得像是豐年祭一般，人們來來往往絡繹不絕。

廣場中間擺著幾十張長桌，上面擺滿大家所提供的食物。幾乎人手一隻茴香炸蛙腿，酥黃香脆的蘋果鑲豬柳，香氣四溢的羅勒牛肉捲，流滿誘人汁液的蜂蜜烤乳豬，沾滿麥芽糖的拔絲栗子，那是用牛奶將栗子蒸熟，在淋上特殊香料拌著的麥芽糖，那已經不是普通人能抵擋得了的甜品。有一道由王侯廚子所提供的陶鍋羊肉，先將幾鍋水和幾隻雞熬煮成一鍋濃稠的湯，然後加上蔬果和香料，再挑出剛滿一歲的小羊肥嫩嫩的肉，一起燉煮幾小時的結晶，剛一上桌就被搶光了，還有幾個人搶著鍋子爭著要舔鍋中的殘汁，幾個人還為掉在地上的羊肉打了起來。

廣場上豎著兩根長竿子，上面橫掛著一幅帆布條，寫著『班恩騎士，正義之聖槌，吸血鬼殺手，夜血屠殺者，教會之刃，西領之光』。

成年人手上都拿著一杯麥酒，都在討論著，班恩騎士出身如何的高貴、行為如何的英勇等等，有幾個人更宣稱，他們怎樣親眼看見班恩獵殺吸血鬼或夜血，甚至有人還是參與其中的勇者。小孩子則在眾多攤販和表演者間追逐嬉鬧，有群小鬼披著破布，拿著木劍到處戳人屁股，以模仿班恩騎士的英勇。而幾個守衛士兵，則盡責的跟年輕姑娘們眉來眼去。

廣場上一處熱門的野台劇，正演到班恩大鬥吸血鬼的橋段，一個侏儒穿著誇張的衣服扮成吸血鬼，被胡亂的吊在半空中，手裡拿著火雞腿揮舞。扮演班恩騎士的俊俏小夥子，手中拿著木劍，用華麗的姿勢戳侏儒的鼻孔，還一面偷吃著火雞腿。觀眾都大聲嘻笑拍手，有人丟出銅板，要小夥子換別的孔戳。

廣場後方座落的，正是華麗的王侯府，一雙眼睛從右翼的三樓俯瞰著，眼神中，完全沒有沾染

到廣場上的任何一絲歡樂。

王侯坐在落地窗邊，從接見室俯瞰著廣場。接見室以伊塔歐芬王族的寶藍色系為主，布置著簡潔而正式的氣氛，牆上掛著幾幅名家的油畫作品。在壁爐上方的是一幅一人高的王侯半身像，畫中的王侯英氣挺拔，蓬鬆的棕髮襯托著迷人的眼睛，在裝飾高貴的絲質衣服下，看得出是一副精鍊壯實的身體，想必這位畫師一定收到了不少畫金。

班恩半跪在光亮的黑色大理石版上，室內漲滿濃濃的紫羅蘭薰香，飽和的甜膩味道令班恩作嘔，讓他開始擔心，王侯的嗅覺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。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尋找，王侯那雙深陷在脂肪層中的眼睛，希望從中看出王侯的心意。

「咳咳，爲什麼你會認爲，你能從我這得到的是榮耀？班恩，班恩騎士？」羅得里克張著小眼睛有趣的瞧著班恩，他那家族性遺傳的肥大眼袋，讓人以爲他幾乎隨時都在打瞌睡。

羅德里克.蓋得.伊塔歐芬，密特蘭王位的第五順位繼承人，當他哥哥順利地在他的王位前排下四個王子時，他不甘願的接受這塊西領的封地。西領隔著特拉山脈和東領相望，而西領的氣候遠比東領溫暖，農作出產物十分豐富，加上源自特拉山的特拉河流貫西領，使得淡水漁獲量也相當豐富。

在第一個豐收祭和稅收日後，羅得里克馬上就宣佈放棄繼承權。

看得出來他十分享受這密特蘭四分之一土地的統治權，西領的豐碩一層一層的堆積在他肚子上。現在，他習慣的保持著乾咳，技巧性地。因爲，只要他不發出聲音就會讓人誤以爲，居然有隻豬膽敢帶著王侯的銀冠，坐在王侯的寶座上。

「大人，我是不敢作任何奢求的，我說的只是…榮耀，一種類似榮耀的…東西，大人。」班恩不是一個習慣在市場討價還價的人。

「類似榮耀…的東西？咳咳。」羅得里克把眼睛眯的極小，並用手磨著自己的光頭。

「班恩啊，咳咳，雖然現在獵殺吸血鬼和夜血的人不多，但你不是唯一一個啊，咳咳，更何況，我從不記得曾經授與過任何一個，叫班恩.罕莫的人騎士之位啊，嗯？咳咳。」他直接說出商品有多少價值，然後指著商品的瑕疵，毫不留情的殺價，羅得里克絕對是個中好手。

「大人，除了我之外，從來沒有人殺死吸血鬼，幾乎沒有。他們殺的只是夜血啊！大人，而且我的名譽是有教會擔保的啊，我還有隨身修士時時端正我啊，大人！」班恩流汗了，他盡可能的在提高商品價值。

「咳咳，所以我們在談的是…？哦…教會。你是要告訴我，你花了多少錢請教會擔保你的名譽？咳咳，我有沒有告訴過你，我幾乎是這個行情的制定人啊？」班恩輸定了。

「咳咳，至於吸血鬼，我到是有聽過好幾個版本的歌，吟遊詩人把你唱得和開創國土的密特蘭獅王一樣偉大，咳咳？」班恩燃起了希望。

「但是，咳咳，我們都知道，吟遊詩人往往是欺世盜名者的利器，不是嗎？班恩？」幾乎燃起

了希望。

接下來的沉默，讓班恩以為羅德里克睡著了，在他用光耐性前，王侯又咳了起來。

「咳咳，班恩，班恩騎士，你有足夠的忠誠讓我們進行誠實的交易嗎？」

「那是絕對的，大人」班恩努力擠出他覺得最忠誠的笑容，**不自然地**。

「你知道吧，現在西領南境正在交戰，而我那腦袋只裝麥酒的老哥，似乎覺得我該自己解決這個問題，我幾乎已經動用了我所有的資源，咳咳，我現在沒空管夜血或是吸血鬼這種小事。」王侯頓了一頓。

「是的，班恩，你是有價值的。至少，是一個能穩定民心的英雄，不是嗎？能夠讓人民恐懼的東西我已經擁有很多了，不需要再有這種小事，來影響我的稅收，咳咳，不是嗎？」班恩緊閉著嘴。

「關於騎士的事，我想…，我應該會想起來的。啊！眼前就有一個班恩騎士，不是嗎？咳咳。」**多一個騎士花不到我什麼。**

「咳咳，至於榮耀的事…」羅德里克又閉上眼睛，紫檀木椅緊繃的撐著這堆脂肪。

再一次沉默，接見室黑色大理石的地板，反射著班恩熱切的眼神，王侯剛剛的話，讓他的耐心增長了十倍以上。

「咳咳，班恩騎士，我不會出太高的價碼。」羅德里克又張開小眼睛。

「有奶水的乳牛，到哪裡都一樣有價錢。」班恩搓著手，想起這句話。

從嘴裡滿出的真情意

艾文非常討厭這件事，他必須去找到，並且叫醒他們的財務大臣；亞伯頓，「五爪老鼠」。由於班恩不會管錢，艾文不想管，所以，錢的事就交給亞伯頓，畢竟，他們已經開始有能稱為財產的東西。

艾文必須先找到亞伯頓過夜的酒館，然後再**猜出**他睡在哪個妓女的房間。最後艾文必須從那個妓女的乳溝裡，挖出他們的財務大臣。這樣的步驟，曾經花了艾文一整個早上的時間。

艾文今天運氣比較好，複雜的流程只剩最後一步，他敲著門，大聲叫老鼠的名字。意外地，門很快就開了，老鼠居然已經起床，還難得的正在洗澡。

「天啊，你居然在洗澡！終於捨得跟你養的那窩跳蚤道別了嗎？」艾文訝異的看著全身赤裸的亞伯頓。

「我們今天不是要出發去賞賜給班恩的領地嗎？領地耶！我們的領地！」老鼠興奮的叫著，跳著他自己發明的舞步，長滿毛的那話兒也跟著前後搖晃。

「看看我的樣子。」亞伯頓擺出姿勢站在蓬車上，炫耀的樣子展示著身上新的絲質長袍，長袍鬆垮垮的罩在他身上。

「你知道嗎？老鼠就算穿上華麗的衣服，頂多也只是，一隻比較華麗的老鼠罷了。」艾文心情愉快的諷刺亞伯頓，他身上也穿著新的修士袍。

「他絕對是密特蘭最華麗的老鼠了。」騎在老閹馬上的班恩也笑著亞伯頓。

老鼠拉著身上的衣服，開始抱怨現成的衣服沒有適合他的尺寸，他看著蓬車裡王侯的賞賜。

「我以前有想過，人生就是弄個女人，搞出幾個小鬼；在看著自己的小鬼們，也弄個女人，也搞出幾個小小鬼，我當這個就是人生了。當然，如果有個大胸部的女人和幾桶麥酒，那就算得上是好人生了。」他拿起一個雕工精細的銀製酒壺檢視著。

「現在，我們多了很多額外的選擇了，不是嗎？」艾文看著露出黃牙笑著的亞伯頓。

「你是說…？我能多弄幾個女人嗎？」老鼠逗弄著紅著臉的艾文。
班恩在老閹馬上大笑。

羅得里克王侯是個實際的人，他真的沒付出太高的價碼。他給班恩的，是一塊在北方邊境的小領地，丘沃領。

自從兩百多年前和北方白羌國簽下和平協定後，班恩的領地就失去軍事價值。沒有特別豐沃的收成，沒有發達的貿易路線，也沒有特殊的出產物，唯一出產的，就是遊蕩在邊境上的強盜。所以，這塊領地成爲沒有任何一個領主願意接手的地方。

他們在第六天的中午到達這裡，駕著王侯給的兩馬蓬車，蓬車上還帶著王侯大方的賞賜，一堆退流行的裝飾品和舊器物。當然，班恩騎士也帶著他的新身分來到，丘沃領主。

班恩的領地裡，有田卻不肥沃，一部分種小麥，一部分只能種馬鈴薯。有河卻不寬闊，河淺得使貿易船不能由此經過，魚種不多，只能在幾個月份出產少量的漁獲，有山卻沒有任何礦產，一小部分的丘陵種著釀酒的葡萄，全領地約住著三十戶人家，分別集中在兩個村子，這就是丘沃領，班恩的小領地。

「這就是我們的城堡嗎？」亞伯頓駕著蓬車，打量著眼前的建築物。

「這個…，已經是這裡最像城堡的地方了。」艾文的口氣沒有透露他到底喜不喜歡。

那只是一座軍事用途的碉堡，靠近邊境的那一面還接連著城牆，幾百年的荒廢，讓那面牆斷斷續續的崩塌，很多部分看得出來是人爲的痕跡。曾經守護邊疆的石牆，現在變成是人們的建築材料，堅固的碉堡沒有受到毀損，只是在外觀上多了斑駁的綠青苔。

領主大人帶領著他的財務大臣和總管大臣，在靠城牆的角落搭建一個馬廄。類似馬廄用途的簡陋圍欄，領主的馬廄裡，只有王侯給的兩匹苦力馬，和老鼠不知從哪弄來的老閹馬。他們自己也負責充當僕人，將行李和王侯的賞賜搬進碉堡。

「這裡是我們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。」班恩吸著陳年不流通的空氣，挑著一邊的眉毛看著四周結著的蜘蛛網。

「好了，我有家了，我們是不是要開始找女人和麥酒了？」財務大臣把毯子鋪在滿是灰塵的地上，一屁股就坐在上面，開始擦拭銀器。看樣子，他是不打算管，下面還有多少灰塵。

「班恩，領主大人，我們什麼都沒做啊，你不是想當個好領主嗎？」艾文狠狠地瞪了老鼠一眼，轉頭對班恩說。

「我是嗎？」班恩也一屁股坐在地毯上「也許我們應該要好好討論這件事，在我睡飽午覺後。」他搶走老鼠正在擦拭的瓶子當枕頭躺下。

艾文無奈的看著這兩個人，他環看四周嘆了口氣。總管大臣總算又兼職起他拿手的打雜小弟的清掃工作。

送信來的是個矮小的瘦子，信裡是矮麥鎮鎮長甘伯勒的歡迎辭，他邀請班恩到鎮裡，他為班恩舉辦了一個歡迎會。

矮麥鎮，這是丘沃領最大的村落，將近二十戶的人家聚集在這，村子的周圍繞著一片土牆。土牆的基石，用的就是班恩家旁的城牆石。村子外圍著幾片田，種著長的不是很好的小麥，村子裡大部分是低矮的平房，幾乎都是用土和麥桿圍成。這不是一個富裕的鎮。

「領主大人，我是這的村長甘伯勒，這是守備隊長亞契斯和副隊長小約翰。」一個衣服整潔的長者介紹著，風霜和睿智用力的刻過他的臉，枯黃的手倚著一根拐杖。

「領主大人就是長這個樣子嗎？」守備隊的副隊長小約翰是個高大的壯漢，他的臉上掛著傻傻的笑，很顯然地，他的養分都拿去用在長肌肉上。

「領主大人，丘沃人已經有幾百年沒有領主了。」亞契斯是個精悍的中年人，在外十幾年的傭兵生活，養成他時時戒備的眼神，此時，他懷疑的打量班恩一行人。

很好，我們馬上就會有一場資格審查的歡迎會要玩。

「我喜歡你的歡迎辭。」班恩看著亞契斯「正好，我也從來沒有當過領主。」他環視歡迎他的人群，村人的眼中都露出懷疑。

這群人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小孩，也有一部分上了年紀的人，健壯男人不成比例的少，班恩隱隱的察覺，這裡透露著不太妙的訊息。

一個小女孩跑到班恩腳下，她抱住班恩的腳，抬頭看著班恩說「媽媽說，領主大人是個偉大的人，你會讓我們過的好好的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小艾草，不能這樣對領主大人。」她的媽媽慌忙走出人群。

班恩抱起小艾草，他幾乎要被她天真的眼神擊潰「沒關係。」他撫摸小艾草的頭髮「我想，我不知道別的領主是怎麼做的，但是，我不打算在這領地上徵收任何的稅。」

班恩話一講完，人群幾乎馬上放下心防，高聲歡呼起來；他們都聽過別的領地被苛的重稅，這是他們最擔心的事。

他們面對的是一群丘沃人，邊境的困難環境從一出生就如影隨形的鞭策他們，在不夠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作後，還要面對四處橫行的強盜、馬賊，困苦環境培養出的堅毅，附在他們眼神裡。

「艾文，我喜歡這裡。」班恩的臉上被一種不知名的溫暖充滿，他像是一頭孤單的狼，突然找到另一窩的狼般。

「我想，我當這領地的領主，不是你們下的決定。但是，我希望以後在這領地的所有人都能自由的選擇，我會想辦法贏回你們臉上該有的笑容。讓我們活著，活得像我們該有的樣子。」班恩對群眾繼續說。

人群像是在思考班恩的話般，沉默著。過沒多久歡呼聲就熱絡起來，他們已經決定，班恩是該獲得他們歡呼聲的領主。

「班恩領主，班恩領主」人群高聲呼叫他的名字。

「班恩領主是個好好的人喔？」小艾草問著艾文，艾文接手抱著小艾草「他一直希望他是。」艾文逗著小艾草咯咯笑著。

他親了小艾草的額頭「小艾草真可愛。」艾文慈愛的看著小艾草。

「是啊，是啊，真是可愛。」老鼠舔舔嘴唇，他正慈愛的看著小艾草，的媽媽。

村長的家只是個能避風遮雨的地方，連是個像樣的家都稱不上，裡面只有一張桌子和幾張簡陋的椅子，唯一稱的上算是裝飾的，只是在牆上快要枯黃的花束。

「領主大人，我們現在最缺乏的就是人手，我們是有足夠的地，卻沒有足夠的人。」村長放下茶杯，雙手用力的撫著臉，像是要把皺紋推平一樣。

「在我們丘沃這裏，每年都被遊走邊境的強盜侵擾，許多人受不了這種生活而搬走，更多人在來得急搬走前就被殺了。現在耕作生產的幾乎都是婦女，我們的人手越來越少了，大人，村子幾乎快要不能抵禦強盜……」甘伯勒靜靜的流下眼淚，淚水留下眼框填滿皺紋的凹凸，他想起死在強盜手下的三個兒子，他彷彿還聽得到他們在一起的歡笑聲。

「我們也許有辦法，從別的領地找些人過來。」艾文極度不安的在椅子上晃動。

「不行，現在留下的都是真正的丘沃人，這裡只能屬於丘沃人。」亞契斯大聲說。

「對，你說得好，不過，照現在的情況來看，很快的，丘沃領會只屬於真正的塵土。」守備隊長找不出話來反駁班恩，他只能無奈地握緊拳頭。

「太好了，這裡會像以前一樣熱鬧，對不對？」小約翰傻笑看著眾人。

「所以，我們有的是……」班恩端起茶來喝，那超過他想像的苦，他努力裝出面無表情的樣子放下茶杯「沒有錢，也沒有人，又隨時有戰要打的狀況。」

「我們應該要快點想辦法，我們要到哪裡弄得到錢？要到哪裡弄到人啊？」艾文著急地站起來走來走去，眾人眼光追隨著他的腳步移動著。

老鼠興奮的站上椅子，清一清喉嚨，他打算發表他拿手的演說，他用誇張的姿勢指著艾文「老兄，你剛剛說了「弄」這個字？那就是我的事了，我想我有些點子了。」

「很好，我開始了解你了，老鼠。只要說到和「弄」有關的，你總會有辦法，不是嗎？」亞伯頓看著班恩，他拉高嘴角露出黃牙齒，朝班恩行了一個古怪的禮。

「首先…。」他吊了一下聽眾的胃口「我們必須弄幾塊蒜頭田。」
「我們還有很多空地，但是，我們要蒜頭田做什麼用？」村長盯著亞伯頓的大鼻子問。
「賣蒜頭啊！」老鼠用特殊的聲調吸引聽眾的目光「我們能把蒜頭當作這裡的特產啊！」
「傻瓜，蒜頭一點也不好吃啊！那臭臭啊！」小約翰摀住鼻子說。
「我們是能種蒜頭沒錯，但是怎麼可能當特產？別的地方也有在種啊！」村長懷疑的看著亞伯頓。

老鼠跳下椅子，來到班恩身邊「你們看，我們這不正有一位夜血殺手，家喻戶曉的英雄啊，藉著我們領主的名聲來賣蒜頭。我們能在蒜頭的袋子上畫上班恩的肖像，標明這是班恩推薦的，只有丘沃的蒜頭才是對夜血最有效的蒜頭。我想，不僅會大賣，我們他媽的還能多貴別人幾個銅板。」老鼠朝著眾人張嘴大笑，得意非凡。

「的確很有可行性，我馬上去辦。」亞契斯聽完，一跨步走出村長家門。

「蒜頭？你也知道夜血只是討厭那種味道，牠們要是真的餓起來…」艾文的口氣裡有點生氣。老鼠瞧了艾文一眼「對，那時就算你吃了幾座農場的蒜頭，連屁眼都塞上蒜頭，夜血還是會把你撕了。」

「那…那這不是在騙人嗎？」

老鼠一付理直氣壯的樣子，訓斥著艾文「至少短時間裡有效啊！不是嗎？我們也沒說那能維持多久，所以，我們沒騙人啊！艾文，商人就是這樣做生意的，不然那會有賺頭？」

班恩有趣的點著頭，像是贊同的樣子。

「然後…」老鼠回到椅子上「我們還是要繼續，去殺那些愛流黏液的傢伙。」

「還要？我們不是連領地都有了嗎？不在需要去賺那些賞金了，不是嗎？」艾文像是想起什麼似的，不安起來「難道我們不能種種田、捕捕魚或是別的什麼嗎？」

「我想，不再是我們自己單打獨鬥，我們必須要組成一個獵殺夜血的團隊，是吧，老鼠？」班恩大概猜到了。

「啾啾！」亞伯頓在椅子上轉了一圈，擺出奇怪的姿勢，手指著班恩用愉快的聲音說「沒錯，我們老大想到了，我們要大張旗鼓，到各個村鎮上吸引人加入。你知道的，人們總是嚮往那種光明而且閃亮的事物。」老鼠舔舔手指「我們一面更加的推傳班恩的傳說，一面推銷蒜頭，我相信會有不少年輕人加入，畢竟獵殺夜血這種事，是多麼好賺取名聲的事業啊！」

「之後…」老鼠歪著頭，想著他演說的結尾「那些人必須先來丘沃這裡，一面訓練，一面幫著種田生產，也能防禦強盜，說不定還能在這結婚生子、成爲丘沃領民。瞧，事情不都解決了！」亞伯頓高興的大笑。

村長幾乎要拍起手來「這樣很好，這樣很好。」

「小約翰也要加入，小約翰夠強壯，領主大人，小約翰會保護你的。」小約翰展示他的肌肉。

「聽起來像是蠻簡單的樣子。」艾文也贊同了。

班恩托著頭看著在椅子上耍寶的亞伯頓「老鼠，如果你不是把時間，全部花在女人和麥酒桶上，

你一定有機會成爲一個了不起的人。」

老鼠難得的一臉正經「了不起的人？那值得我付出生命嗎？女人和麥酒桶可是我的生命啊！」老鼠盯著天花板，他搖搖紅鼻子，已經將頭埋進他幻想的雙峰間。

塞爆眼縫的光芒

「看喔，有牛車隊過來囉。」樹林裡的小徑上，一個穿著盔甲的士兵騎在馬上喊著。他手上拿著火把，搖晃的光線照得士兵身上的盔甲閃閃發亮，士兵在閃亮的盔甲上罩著寶藍色的短背心，上面畫著一叢銀色火焰。

「銀焰騎士團！那是國王直屬的騎士團，他們爲什麼會到西領這來？」艾文皺著眉頭，一付遇上大麻煩的樣子。

「唉唉，都是貴族的子弟兵，一些永遠沒有繼承權的傢伙組成的，只是沒長幾根毛的闊公子哥罷了。」亞伯頓嗤之以鼻。

班恩的牛車隊緩慢的靠近洞窟，在洞窟不遠處有一叢燒的正旺的營火，營火讓那一群人被包圍在一片光亮中，二十幾個全副武裝的士兵嘻笑的看著，對著牛車隊指指點點。人群中擠出一個胖修士，漂亮的白色修士袍上披著華麗的披肩，他清了清喉嚨大聲說。

「我們是國王直屬的銀焰騎士團，由佛德摩斯男爵帶領，代表國王的正義之鎚，在此獵殺夜血，來者何人？」詢問聲在修士三層下巴的抖動裡結束，最後幾個字的迴聲由黑暗濃密森林的深處傳出。

艾文不知道由修士發話是不是慣例，他不安的從牛車上站起來，將火把交給亞伯頓。

「我們是隸屬西領王侯的…騎士團，由班恩騎士帶領，那個代表…代表…嗯，我們也是來此獵殺夜血。」

艾文話還沒說完，士兵堆裡就傳出爆笑聲，他們動作不雅的作出諷刺的樣子，修士狂抖的下巴脂肪算是最禮貌的表現方式。

「什麼…什麼騎士團，兩條耕牛加上一匹老閹馬，笑死我了」一個拿著弓弩的士兵彎著腰大笑。「應該叫兩條牛騎士團，還是跛腳馬騎士團啊？」本來快要終止的笑聲，又被這個問句帶向另一個高潮。

一個穿著精緻盔甲，蓄著短鬍子像是佛德摩斯男爵的人走了出來，他舉起一隻手，士兵們紛紛壓抑住笑聲，他一隻腳踏在突出的岩石上，盔甲閃閃的反射火光，一付高高在上的模樣，他用幾乎是正經的口氣說「班恩騎士…，好像有聽說過，是那個傳說中還殺死吸血鬼的那個是吧？」

男爵並沒有打算讓任何人回答他的問題「我想，鄉下人總是這樣，打死一隻小狗就說是殺了多少夜血，殺了一隻狼就以爲自己解決了吸血鬼。回去吧，鄉巴佬騎士團，獵殺夜血可不是你們

田裡打烏鴉的遊戲，爲你們幼小的孩子和年輕的妻子著想吧。」

士兵們像是受到了鼓勵，更加過份的諷刺著，他們正打算用譏笑淹死這群鄉下人。

「鄉巴佬騎士團，半副盔甲都沒有，說不定連戰馬的糞都沒瞧過咧。」一個士兵用自己認爲很幽默的語氣說。

「大人說的好啊，幼小的孩子就算了，年輕的妻子我可以幫忙著想著想喔。」一個黃著牙的士兵抖弄著胯下。

班恩一行人都紅著臉，大部分的情緒是憤怒，班恩用力抓著眼裡充滿憤怒的小約翰。

「大人，我們不會打擾你的，我們能否在旁邊向您學習您的英勇，好讓我們在村子裡傳頌您的光榮事蹟。」班恩將右手握拳擺在心口上，恭敬地對男爵行騎士禮。

「這樣啊。」佛德摩斯男爵用眼光繞著牛車隊看了一圈，望著班恩的眼中充滿不屑，

「我就准許你吧，雖然我想不出，在鄉下傳頌我的光榮事蹟有什麼好處。」

「感謝大人。」班恩回頭向艾文比個手勢，示意艾文靠近耳語。

「那個村裡的人傳說這洞窟有一隻高大的夜血，我想，那些人全是沒經驗的軟豬肺絕對搞不定，要大家準備好，也把浸了聖水的網子拿出來，叫小約翰去裝上大魚叉。」

「高大…的夜血？」艾文想起自己幾乎死掉的那時候。

亞伯頓也把他的臭鼻子湊過來，他是在這頓羞辱中唯一不受影響的人，「班恩，我是說…大人，我們還有生意做嗎？」

佛德摩斯男爵的士兵在洞口堆起乾樹枝，他們打算燃燒樹枝薰出洞裡的夜血，幾個弓弩手以半圓型包圍洞口，幾個長槍兵站在圈外待命，佛德摩斯男爵拔出長劍等著時機下命令，旁邊站著胖修士，他抖著下巴脂肪正對男爵說著什麼恭維的話。

班恩一行人靠在牛車旁，這就是班恩組成的夜血獵殺團，今晚是他們第一次的行動。十幾個人裡，除了艾文、亞伯頓和小約翰以外，其他都是幾個不同領地，仰慕班恩而來的年輕小伙子，他們顯得既興奮又不安。

年輕小伙子們手上都拿著鍍銀的稻草叉。小約翰正在牛車上裝著巨大的鍍銀大魚叉，魚叉穩穩的架設在牛車上。那是村長甘伯勒年輕時出海捕鯨魚的利器，幾十年來他保存的非常好，強力的機關彈簧只有小約翰夠力氣裝上。這幾件鍍銀的武器已經用光王侯的賞賜，亞伯頓爲了這件事曾經沮喪了幾天，在村裡鐵匠溶掉銀器的時候，亞伯頓甚至哭了。

「弟兄們，就是今晚，今晚我們將爲國王伸張正義，我們將會伸出正義之鎚，拯救善良的百姓於邪惡的魔掌，消滅萬惡的夜血，弟兄們，榮耀我們的國王，攻擊。」佛德摩斯男爵舉起劍指著洞窟下達命令。

士兵們像是對這番話很受用，紛紛高聲發出戰吼，他們開始點燃洞口的樹枝。

亞伯頓站在馬車上，他將臉靠在班恩的肩膀旁「大人，我們要不要也來一段，我肯定我能表現的更好。」他演說癡又犯了，班恩一句話都沒說，一把將老鼠的臭鼻子甩到後面。

「來了。」有人大聲說，幾聲恐怖的尖嘯由洞口傳出，洞窟的回聲讓尖嘯聲更顯得震耳欲聾，幾個士兵嚇得腿軟跌坐在地。

火光第一個照到的是一個高大的身影，高大的夜血衝出洞窟後，一腳就踢散那堆正在燃燒的樹枝，四處飛散的火花馬上潰散了士兵半圓的陣型，好歹有幾個士兵記得射出弩箭，強力的弩箭居然沒射入夜血的身體，只在牠的皮膚上擦出幾道傷口，高大的夜血一付沒事的樣子，站在洞窟前狂聲尖嘯。

「巨…巨魔夜血！」艾文的嘴巴驚訝得快掉下來。

巨魔，傳說中的食人怪物。那高大的夜血真的不像是人，牠幾乎有兩個人高，全身是褐綠色還覆蓋著暗藍色的斑，從頭頸後長著紅棕色的毛覆蓋整個背部，臉上混濁帶著血絲的雙眼，顯示他已經變成一隻夜血。牠整個嘴部往前突出，嘴巴幾乎裂到耳邊，嘴裡張著參差不齊的尖牙，過分長的手臂連著碩大有力的四根尖爪。此時，那四根尖爪捏在一名士兵的頭上，那個士兵沒有掙扎很久，巨魔連同頭盔一起捏爆士兵頭顱，牠開始吸食那變形頭顱流出來的汁液。

「攻擊，攻擊啊，大家快攻擊！」佛德摩斯男爵荒了手腳的大喊，剛剛在他身旁的胖修士已經不知道躲到哪去。

士兵們被眼前的恐怖景象所震攝，發著抖釘在原地，一個比較有膽量的長槍兵挺著槍朝巨魔刺去，巨魔只瞧了這打擾牠用餐的傢伙一眼，隨手一揮，長槍兵平飛而出，直到撞上幾丈外的樹，他的胸甲上出現一個大凹洞。從此，這傢伙沒再站起來過。

巨魔身後的洞窟又跑出兩隻平常的夜血，國王的正義之鎚在這裡徹底軟掉了，士兵們轉頭就跑，情緒崩潰的四處逃竄。

男爵不自覺地丟掉長劍跪在地上，一動也不動地看著夜血撕咬他的士兵。巨魔吸光腦汁後朝著樹林追趕新食物。牠看上的，是那個跑的又慢、看起來又非常可口，穿著漂亮白色修士袍的傢伙。

幾隻弩箭射向一隻正在啃食士兵小腿的夜血，班恩上前朝夜血灑上聖水，艾文和亞伯頓則拖走那正在尖聲大叫的士兵。屠牛刀幾個起落，班恩熟練的卸下夜血的一隻手臂。一招手，幾個年輕人拿著鍍銀的稻草叉往夜血身上招呼過去，夜血身上被刺中的傷口迅速變黑擴大，幾聲尖嘯掙扎後，牠就成了一堆灰燼。

另一隻夜血正在享用他剛掏出來熱騰騰的心臟，牠咬破外面包裹的肉，咀嚼瓣膜，喝著香純濃郁的鮮血。夜血聽到同伴哭號般的尖嘯聲，放下嘴邊可口的內臟轉朝他們撲來。浸過聖水的麻繩網攔住他的去路，夜血被困在網子中痛苦的縮成一團，幾把稻草叉不約而同地讓牠身上噴出黑色汁液。他們聽到另一邊傳來憤怒的咆嘯聲，去追食物的巨魔回來了。

班恩往前一站，指揮著他的團隊，一叢弩箭射向巨魔，那完全阻擋不了他的來勢。巨魔憤怒的將手上剩餘的食物朝班恩丟去，班恩被修士的肥頭顱打倒在地，巨魔朝他衝來揮拳打去。

「領主大人，小約翰來保護你了。」小約翰跑到巨魔面前，硬生生的接下這拳，小約翰整隻左手頓時發青淤血，他向旁邊退了幾步，大口地吐了幾口血。

這替班恩爭取了不少時間，他向後滾了幾圈離開巨魔。他大喊「老鼠，發射魚叉！」亞伯頓瞄準很久了，他扣動板機，鍍銀的大魚叉在發出吵雜的噪音後狂射而出，強勁的力道讓巨魔退了幾步，整枝魚叉緊緊的插入牠的右胸膛，巨魔狂吼用力地想將魚叉拔出。

「艾文，盡全力趕牛車！」班恩大吼。在牛車上的艾文受到恐懼的驅使，他拚著命鞭打著兩頭牛，綁在大魚叉後的繩子拉直繃緊；巨魔用難以想像的力道對抗兩條牛，他幾乎沒移動半步；幾個年輕人罩上的麻繩網，也沒幾下就被撕裂開，所有人都白著臉不敢靠近。

班恩繞到巨魔身後，費力的從巨魔膝關節拆下牠的一隻小腿，失去有力支點的同時，巨魔應聲倒下，眾人高聲歡呼。拿稻草叉的拿稻草叉、淋聖水的淋聖水、貼聖經的貼聖經，一群人用盡一切有效的辦法整治巨魔，幾個靠得太近的小伙子還被掙扎的巨魔抓傷。巨魔掙扎了很久的時間，才不甘心的化為灰燼和異於常人的骨骸。

每個人都氣喘噓噓、筋疲力盡的對望著，他們都不敢想像剛剛自己經歷了什麼。然後，不知是誰起了頭，一聲接一聲的歡呼響起，他們終於在轟然的歡呼聲中，迎接自己第一次的勝利，許多年輕小伙子搶著檢巨魔的骨骸，打算回到自己的村裡創造自己的傳說。

令人意外地，那個跪在地上、流了滿身屎尿的佛德摩斯男爵，居然沒招到夜血的毒手。大概是那些屎尿救了他一命，在那臭味裡夾雜用來調理晚餐的蒜頭味。男爵呆呆地學著螃蟹從嘴裡吐出白沫，喃喃自語的唸著什麼。

班恩再度向男爵行了一個騎士禮「感謝大人，我們向您學習了您的英勇，我們一定會在村子裡傳頌您的光榮事蹟，再會了，男爵大人。」

「你知道嗎？我覺得他們會變成那樣，都是他的那段話講得太糟糕了。」老鼠跟在班恩身旁，他還一直很在意剛剛的演說。

由於多了很多人做口碑，班恩的英雄傳說，就像投下石頭的水面漣漪般，迅速擴展致全密特蘭王國。班恩的獵殺夜血團則是日益壯大，連北方白羌國都有人專程來加入，這群人成為班恩最好的活招牌，連每個吟遊詩人都一定要會上一段關於班恩的歌。

亞伯頓鬼點子的效果，比他們任何人想像的都好，才短短兩年的時間，丘沃領的人口就增加了快三倍，也多建了一個村鎮。許多原本搬離丘沃領的人都回來了，更有許多年輕人加入丘沃領，在這組成家庭。

亞伯頓的蒜頭收益也超出他們預期的好，第一次收成後賣出的錢，成了振興丘沃領的第一筆基

金。之後，亞伯頓藉著班恩的傳說又開發了幾項產品，一樣地風靡全國，那幾乎變成全密特蘭的一種時尚風潮，全國狂燒著一股班恩熱。

亞伯頓的腦子不知裝了什麼，他在丘沃領的幾個地方，佈置了班恩有名傳說的場景，班恩大門吸血鬼、打倒最強的重裝騎士夜血等等，人們像朝聖般來參拜這幾個觀光景點。他訂做了幾尊班恩和夜血的蠟像，還請了表演者來演出班恩的傳說。周圍的小販販售各地的名產，在加上「丘沃領特製」、「班恩推薦」等字樣後，都變成搶手的商品，在觀光上賺得的錢一度成為丘沃領最龐大的收入。

然後，老鼠又不知從那騙來幾個探勘者，居然在領地裡找出鐵礦和銀礦，那時老鼠幾乎不辭辛勞地加入開採銀礦、製作銀器的每個步驟，為的是要完成他自己的夢想。

不管那有多麼的不舒服，現在老鼠出恭時一定蹲在他自己設計的銀製便壺上，他要銀匠在便壺外雕著幾十個微妙微翹的女人，讓他在大便時能享受被幾十個美女捧著屁股的感覺。老鼠的胡搞瞎搞，讓丘沃領在短時間內變成全密特蘭最有錢的領地之一。

有了錢以後，亞契斯著手修建領內的防禦性建築，他不僅在村鎮四週建造堅固的圍牆，也在整個領地內增加許多哨站，更在班恩的碉堡旁建立大型馬廄，開始飼養屬於他們的馬群，還在各村鎮間開拓能讓馬匹迅速奔跑的大路，以利傳送消息。慕名而來的年輕人不斷加入丘沃領的狀況下，亞契斯訓練了幾批守備隊，配備著精良的武器；在完全殲滅幾股賊胚子後，再也沒有任何強盜、馬賊敢踏入丘沃領半步。

艾文則是在丘沃領內主導文化的部分，艾文著手幾間教堂的成立，並在教會裡建設小型的圖書館，一方面提供許多知識，另一方面教導願意學習的領民識字、寫字。班恩堅決的介入主修士的挑選，他挑了幾個眼神不會放出**慈愛光芒**的主修士帶領。艾文也積極地引進鄰近領地的草藥技術，訓練一批修士成為治療者，在矮麥鎮靠近中央的地方成立一間公立的醫院，免費為丘沃領的領民治病。

艾文唯一的遺憾，就是每間教堂的唱詩班都婉拒他的加入。

「不，這絕對是我應得的！」老鼠和艾文吵的面紅耳赤。雖然老鼠有驚人的經濟頭腦，但他們都忘了，他也是破壞善良風俗的佼佼者。在亞伯頓跟小艾草的媽媽求愛幾次被拒絕後，不顧眾人的反對，他心存不滿地積極籌劃，在丘沃領成立了第一家豪華的大妓院。在眾人幾乎和他反目的反對下，他總算沒加上「班恩推薦」那幾個字，不過，這份事業也讓老鼠成為領地最有錢的人。

「你知道這最方便的地方在哪裡嗎？」老鼠在落成典禮上左擁右抱，對著班恩說「我把女人、酒和錢一次都解決了。」老鼠大笑著。

亞伯頓又不知哪來的主意，開始做起借貸錢給別人收取利息的生意，總算在艾文的嚴格監視下，不敢收取太高的利息。之後，亞伯頓還整合了全密特蘭的賭博方法，在觀光人潮最密集的地方，開設了一間大型供人玩樂、賭博的地方；那時亞伯頓已經成為全密特蘭最有錢的人，「銀鼠公

司」成爲第一個跨領地的大企業。

「班恩，這就是你當初想要的嗎？」艾文和班恩在碉堡前的廣場乘涼，月光照在村人幫他們佈置的美麗花園。

他們剛從小約翰的婚禮喜宴回來，小約翰現在已經是領地守備隊的隊長，他們幫小約翰找了一個北國的大個兒姑娘，大夥一起幫他辦了這次婚禮。

「小約翰好高興，小約翰喜歡不會一把捏壞的大個兒姑娘。」他抱著他的新娘親吻。

班恩的軍事大臣亞契斯幫小約翰建了一間大房子，新建的房子足夠容的下兩個大個子和他們以後大個子的寶寶。財務大臣送了小約翰幾件銀製飾品和幾桶好酒，並在私底下傳授小約翰許多，關於某方面的專業技巧。連甘伯勒也流著欣喜的眼淚在婚禮舞會上抖動老骨頭，一切，丘沃領的一切不再需要他苦苦擔心了。

「當初想要的？我幾乎忘記了，我只是想做自己的決定，好好的當個人。」班恩看著遠方巡哨上的燈火，那代表了丘沃領的安全、再也不會有人死於盜賊的侵略下。

「不是當個好好的人嗎？總之，現在看起來一切都太好了，比我當初想的要好太多了，你知道嗎？我喜歡我有能力幫助別人的樣子，我們在這做了很多事，連主都會讚美的事。」艾文看著班恩。

「是嗎？一開始是被你家的主修士硬講成冒險者，那之後我只是面對了眼前的問題，畢竟那時我們連吃飽的方法都沒有。後來被人決定成爲了英雄，那只是要面對更多眼光和問題。你記得吧？連領地的事都是老鼠提議我去要的，然後，等我們解決完所有眼前的問題，我們就在這了，我們就成了現在這樣。」班恩說的好像有點無奈。

「你不喜歡嗎？」艾文試著問。

「不，我想，我也的確下了要不要面對眼前問題的決定，現在的一切幾乎沒有令人討厭的部分，我不喜歡的，只是，那種不曉得被什麼一直往前推的感覺，那像是有某個什麼，一直決定了我的一切。」班恩的確有點無奈。這陣子，他幾乎聞不到自己的血腥味，他無法確定要將這個結果，歸到自己情緒的哪一個部分。

「我知道你不喜歡，但我還是要說，這一切最有可能是主的安排。」艾文一臉虔誠的模樣。

班恩一臉苦澀，他盯著艾文好一陣子，抬了頭看著月亮「現在，幾乎沒有要解決的問題了，也許我能好好面對自己，真正的爲自己做些決定。」**別管他奶娘的主。**

「血族不是邪惡的存在，只是脆弱的殘留者。」安德魯空虛地下了結論。
傳令兵叫醒班恩的時候，他正夢到那時的安德魯。

這年輕人是剛從空秋領過來加入丘沃領的，由於他的腳程快，馬上被分派到傳令兵的職務，他紅著臉大聲喘氣「報告，領主大人，西牆遭到攻擊，幾棟建築物著了火。小約翰隊長正在防守，亞契斯大臣也朝那趕去。」

「居然還有強盜敢攻擊丘沃，我馬上過去看看，你傳令所有人聽亞契斯調派。」班恩快速的著裝，努力地讓自己清醒。

「領命。」傳令的年輕人大步朝門口走去，正好撞上睡眠惺忪還穿著睡衣的艾文，他朝艾文行了個禮，急忙奔出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艾文一臉迷糊的問著。

「西牆遭到攻擊，不知怎麼搞的，我有一股不詳的預感。」班恩正在穿靴子，他抬頭望著艾文的臉顯得過分的緊張。

西牆一片火光，一些民眾扶老攜幼隨著指揮撤退，幾間比較靠近城牆的民宅已經付之一炬，一片火海照的黑夜通紅，火星點點隨著熱氣捲上天空。

「怎麼回事？亞契斯，怎麼這麼嚴重！」班恩憂心的看著那十幾個受傷的守備兵。

「他們好厲害，小約翰打不過。」小約翰正拔出插在手臂上的箭，他的身上也掛了幾道劍傷。

「這打仗的手法不是盜賊，不知道是哪的正規兵，天太黑沒看到旗幟。」亞契斯急切的調派人手。

「正規軍隊？我們…我們有得罪誰嗎？」艾文苦惱的問，他一面望著修士們治療傷者，一面清理小約翰的傷口。

亞契斯看了艾文一眼「我們得罪的可多著了！丘沃領短短時間成為富裕的領地，眼紅的人不在少數，更何況我們吸收了其他領地的人口，相對的其他領地稅收一定會受到影響，而班恩在這又實行這麼好的政策，甚至不徵收稅金，那幾乎讓全國的領主顯得既殘暴又無能！我早就想過會發生這種事，只是不曉得會發生的這麼快！」他望向班恩。

「是嗎？」班恩不確定亞契斯的口氣是褒是貶。

「另外兩個村子都被打都被燒了，剛剛小約翰開門接人進來的時候，他們還假裝是領民一起進來，他們人很多，又聰明又利害。」小約翰氣憤的說。

「盜賊不會這麼聰明有紀律，也不會退的這麼快、這麼乾淨！」亞契斯擔心的看著城牆外，曾經是交戰的地方，現在只剩一片黑暗靜寂和許多殘留的箭矢「他們連屍體都搬走了！」

南面在這時突然火光大作，遠遠的就看到火舌直竄上天。

「這裡是佯攻！大家快往南面移動！」亞契斯緊急的發佈命令。

南面幾乎失守，丘沃領的守備隊對付毫無組織的盜賊綽綽有餘，但是，面對正規軍隊的攻打，在質在量都不是對手，剩下的人苦苦支撐，已經有許多軍隊翻過城牆。

亞契斯他們趕到了，班恩一個箭步朝背對著他正在搏鬥的軍隊士兵而去，他將屠牛刀劃入士兵胸甲的隙縫，沿著骨頭的縫，整個切斷士兵的脊椎。士兵一臉不可置信的樣子，看著自己無法控制的身體漸漸倒下。

「大人，我們已經盡全力抵擋…，他們人數太多，好多人都死了，好多人都死了。」逃過一劫的守備隊員滿身是血的向班恩報告。

「該死，盔甲上的徽章是羅德里克王侯的，他們是王侯的直屬軍隊。」亞契斯料理兩個士兵後，來到班恩身邊。

「羅德里克王侯軍，那隻該死的肥豬為什麼要攻打我？」班恩隨手切下一個士兵的手腕。

「我想，他能找到幾牛車的原因，更何況，他真的要攻打你也不需要任何原因，領主大人，情勢對我們太不利了。」亞契斯用左肩的盔甲頂開刺來的長槍，他往前一踏，長劍刺入持槍士兵的手軸關節，亞契斯快速地再一個迴轉砍往士兵的頸子。持槍士兵倒下時，頭顱接連著身體的那個部分只剩下一點的皮。

班恩沉默著，他看著幾具守備隊的屍體；另外兩個村落被攻陷，全領地的人幾乎擠進矮麥鎮，許多人幫忙抵禦，婦女忙著照顧傷患，連幾個比較大的孩子也來回奔跑，幫忙提水遞送藥物，比較小的孩子流著眼淚跟在媽媽身邊，如果他們還找得到的話。

「該死。」亞契斯大叫，殺伐聲一瞬間將他們包圍，他們剛在西牆撲滅的火在度升起，北面也遠遠的看得到火光映射上天「我們被包圍了，只剩矮麥鎮了，我們一定要守住…」亞契斯氣憤的大喊，他揮著手打算招集更多的人。

班恩一把將他抓住，他嚴肅的瞪著亞契斯「好好聽我說，亞契斯，你是個聰明人，你也知道我們沒有機會守的住。他要的是我，快集結領民從東面走，東面是丘陵和樹林他們沒辦法包圍，快帶人從東面散入森林。」

亞契斯大力甩開班恩的手「你要我們拋下你逃走！辦不到！我不會這麼做，也不會有任何一個丘沃人這麼做！」他紅著臉甩著頭，像是想要甩掉他正在面對的現實。

班恩氣憤的掐住亞契斯的脖子「你看看，看看我們的領民，看看那些婦人，看看那些小孩，他們做的還不夠嗎？他們付出的還不夠多嗎？」他鬆了手，流下眼淚。

「亞契斯，集合剩下的守備隊保護他們走，這是我唯一，也是最後的命令。」班恩像是用盡這輩子的力氣癱軟著。

亞契斯痛苦的沉默，這是領主下過的唯一命令，他看著村子起的烽火和那些人群，他背對班恩快步跨過一具屍體，招手指揮「他們也從你那裡得到很多，班恩，你是個好領主。」亞契斯沒

有回過頭，他整合人群朝村裡趕去，許多人回頭看著班恩孤單的身影籠罩在火光下。

「班恩，你的確是個好領主。」班恩發覺身後熟悉的聲音。
艾文身上染了一大片血跡「西牆被攻破了，小約翰被人敲暈抓走，他盡力了。」
班恩咬牙「艾文，你也跟著亞契斯他們一起走吧，這裡有我夠了。」他不敢看艾文。

艾文顫抖的手搭上班恩的肩膀「不！一切是從**我們**開始的，我想我有則責任看到最後，班恩，你會需要我的，畢竟我還是你的隨身修士啊！」

班恩無力的肩膀又強壯起來，他抬頭望向艾文「你知道嗎？如果這是最後，我唯一希望陪在我身邊的人，就是你，艾文。」他們相視大笑著，一起坐在地上等著。

好了，我是不是該像羅德里克那樣癡肥，才能順利拿到什麼。還只是因為，他那不知有幾成的王家血液，讓他對這一切予乞予求。
總之，我變成這個樣子了，這一切都是偶然，還是像艾文說的，是那個他媽的主在控制著的。我是不是在我來得及改變什麼以前，下錯了決定；還是在我決定以前，這一切就往錯的方向發生著，我一直想不起來我是用什麼部分來決定是對還是錯的。

我不是一直只做著眼前的事情嗎？到底是什麼讓這一切變成現在的樣子？我是個英雄？我是個好領主？我甚至不關心這一切！

但是我喜歡那個，有人因為我止住淚水、露出應該有的笑容、有人因為我獲得更好的生活、甚至找到他想要做的什麼。因為我，是真的因為我嗎？我變成這麼了不起的人了？一個殺牛小鬼，變成像這樣能決定別人一切的了不起的人？還是，這一切都只是個假象。

我還是像當初一樣，**我能決定的只有畜欄裡，小花先死還是小肥先死。**

唯一讓我覺得有價值的，就是艾文，我幾乎要承認他是另一個我，我的另一面；他分擔我許多層次的問題，讓我能夠變的比較**單純**；我喜歡這樣，許多事情因為這樣不需要由我來想。艾文也許不是閃耀光芒的，但是對我來說，他是最真實的對等存在，是我的朋友。是的，他陪在我身邊，如果這是最後，我感謝他能夠陪我走完。

這麼說起來，老鼠也是，他應該也**吃掉**我面對這個世界的一部分，是的，如果不是他，我猜我大概對女人的興致會高點、也許我也會貪婪點、或者更加膽大妄為點。或者，他只是讓我見識到人類也會擁有的那一面。

不知道誰說過，人類總是祈禱光明良善的，總是願意跟隨公平正義的，是的，我想在他們有能力的時候，他們會願意的，如果他們面對某種威脅？或是現實中他們的能力受到考驗時…？還是他們面對光明、良善、公平、正義無法處理的狀況時…？那我呢？我是否也是對著這種現實低頭？我還是依然能夠做自己的決定嗎？

總之，我就是比較黑暗又嗜血地，既然提到現實，就讓我來面對它吧。

王侯的士兵漸漸朝著矮麥鎮中央集中，廣場被士兵的火把照的一片通明，班恩和艾文被綁著，士兵將他們重重摔在中央廣場的地上，小約翰和一些受傷的守衛隊被綁在另一邊，由一隊士兵嚴密看守著。

「唉喲！你們知道嗎，如果你們對我客氣點，我保證你們能享受最豪華的服務喔。」老鼠還努力朝著推著他走的士兵擠眉弄眼，士兵繃著臉，對著他的屁股踢了幾腳當作是對他的回應。

「老鼠，我以為你一定逃走了，想不到你居然還留著！」艾文看著滿身黑污的亞伯頓，他奢侈的絲質鑲銀睡袍到處破爛撕裂，他被士兵綁著，像牽一隻羊般往他們過來。

「天啊，看看我，我又變成和以前一樣了。」老鼠沮喪的幾乎掉下眼淚。
「我心愛的妓院和賭場都被燒了。」老鼠真的流下眼淚來了「我又變成以前的臭老鼠了，我吃飯的傢伙都被燒了，我的女人、我的酒，他們毀了我的生命！」他像小孩子一樣啜泣著。

「沒關係，我相信那些東西你還能夠弄回來，很高興你留下來了。」艾文拍著亞伯頓的肩膀安慰著他。

「我還能到哪去？我想和大家在一起啊！」老鼠抱著艾文，在他的肩膀擦著流下的鼻涕。

一隊盔甲閃亮華麗的騎兵旗隊進入廣場，他們一進入廣場就分開成兩個縱隊，舉起手中的伊塔歐芬王族的寶藍色皇旗，在兇猛的金獅皇室徽章下，有代表羅德里克王侯的金鷹徽章，飄揚的旗幟行成一座通道，為首的騎兵舉起金飾號角，吹出豪亮的嗚嗚聲。

「西領統治者，法王廳金輝閃耀裁判者，皇家之金鷹，羅德里克王侯駕到。」為首的騎兵大聲的宣告著。

「他的名號沒有我們的長，絕對。」老鼠、艾文和班恩都被士兵押著頭，亞伯頓好不容易從地面和他的頭間吐出一句話。

羅德里克王侯騎在一匹大黑馬身上，就算這匹黑馬比尋常馬來得巨大壯碩，他還是顯得非常辛苦地背著那坨人型脂肪，人型脂肪包裹在鑲金邊的紫色衣服中。隨著王侯的駕臨，傳來過份濃郁的紫羅蘭薰香，兩個追隨在馬旁的僕人捧著薰香爐。班恩不想想起這股味道，他現在懷疑，羅德里克是不是想用這股令人噁心的味道，來掩蓋另一股更讓人做噁的異味。

「啊！是班恩啊，咳咳，好久不見了。別著麼客氣嘛，把頭抬起來吧。」士兵放開班恩被壓在地上的頭，他抬起頭試著搜尋王侯的眼光。

首先，我得承認他小到他親娘都找不到的眼睛，的確令人覺得他高深莫測「好久不見，羅德里克王侯。」班恩恨恨地看著王侯。

「咳咳，班恩？班恩騎士？大英雄班恩？丘沃領主班恩大人？」任誰都聽的出來王侯語氣中的不屑，他俯視著班恩「我以為我不必為這種交易擔任何一份心，咳咳，不是嗎？」

「是啊，那又是什麼勞動你親自來視察，大人？」班恩試著讓語氣不充滿憤怒。

「啊，你是個領主，咳咳，班恩，你做得太好了，好到超過我的想像，也好的超過我能忍受的範圍，咳咳。」他頓了頓「難道你就不能像其他領主一樣，什麼都不做，或學著壓榨…學著向人民要點什麼嗎？」

「班恩是個好領主！」艾文氣憤地脫口而出。

羅德里克轉看向艾文「啊！這一定是艾文先生了，瞧，咳咳，多麼忠心的隨身修士啊！」王侯揮揮手，僕人捧著薰香爐退開幾步「是啊，好領主，那是由誰來說的，咳咳，人民嗎？在丘沃人眼中他是個好領主，那的確是太好了，好到會讓所有人民以為，**整個西領應該由他來統治！**咳咳，是這樣嗎？艾文先生。」王侯客氣的說著。

「我們讓丘沃領重新活起來，我們讓丘沃人找回笑容，甚至讓丘沃領成為全密特蘭最富庶的領地之一。」艾文勇敢的面對王侯。

王侯瞪著艾文，他用帶著憤怒的語氣說「我不需要你來教我人民要什麼！」他氣喘一會，恢復平靜的口氣「自從丘沃領富庶、有能力防禦盜賊後，不但吸引別的領地人口，使別的領地稅金減少，盜賊也繞過丘沃領攻擊其他領地，咳咳，你知道我少收了多少錢？你知道我有多少領地要把應該給我的錢，花在抵禦強盜上。」

羅德里克轉看著班恩「丘沃領本來就是用來犧牲的，你瞧，咳咳，我只花了一個小領地就換了那麼多領地的平安，我只要犧牲一些人的笑容就能換到更多人的笑容，甚至是我自己的笑容，你懂嗎，咳咳，班恩？」

老鼠不顧一切的站起來「沒有人是本來就該被犧牲的。」

班恩和艾文訝異地看著亞伯頓講出這般話「防禦盜賊才是領主本來該做的事，沒有人該被犧牲。有多少盜賊根本是你們的事，如果這是人人有錢花、有酒喝、有女人找的富裕生活，誰願意拿著命去拼，誰願意去當小偷、騙子，甚至是強盜？這根本是你的責任！」老鼠流著眼淚，他不像平常演說那樣嘻笑怒罵。

王侯微笑著「哦！根據我間諜的情報，這老的小傢伙應該是亞伯頓，對吧？「銀鼠」企業的大老闆，好一個有生意頭腦的財務大臣，咳咳，不是嗎？」

羅德里克眼睛睜大了點「所以，你把那些不知廉恥、不愛惜自己的人，犯下的錯誤歸咎在我身上，咳咳，是這樣嗎？「五爪老鼠」？」王侯對著衛兵使了幾個眼色「我想，咳咳，我應該會很樂意**接受**你的指控，你一定也是吧？咳咳。」

老鼠身旁圍上幾個衛兵「是誰允許你這樣跟偉大的王侯說話！」亞伯頓瘦小的身體沒挨幾拳就跪在地上。

「我從不記得，有跟任何一個偉大的人說過話啊？」老鼠在拳打腳踢中擠出這句話，換到的獎

品又是一陣毫不留情的猛踢。

「夠了…，老鼠！」艾文看著捲縮在地上的老鼠，他往那群衛兵撲過去想救老鼠，卻被粗魯地架開。亞伯頓幾乎面目全非，他縮在地上承受衛兵猛踢，每一下都強烈震動他的身體，隨著他身體的搖晃亞伯頓從口裡吐著血，他很快就感覺不到衛兵吐出口水的臭味，漸漸地也聽不到汗辱他的笑罵聲。

班恩站起來，憤怒的瞪著羅德里克。

王侯開了口「夠了，我們可不能隨隨便便，把某個領主的財務大臣就這樣打死啊！」衛兵們收了手回到位置上，王侯看了班恩一眼，轉過去看著血肉模糊的亞伯頓，冷笑著「咳咳，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聽到你的指控啊。」

艾文將破爛的亞伯頓倚在自己身上，檢視他的傷口，摸到幾處，老鼠只是微弱的哼痛；班恩焦急的看著艾文的動作。

艾文抬起頭來，眼眶含著淚水，他搖搖頭「幾個地方的內臟都破了。」班恩沉默的跪下，擦拭亞伯頓臉上的血跡和髒污。

老鼠微微的睜開眼睛，他看不到艾文，但他能感覺他們在自己身邊「你們知道嗎？我根本不喜歡當小偷還是騙子…」。

老鼠臉孔一陣糾結，他已經無法控制嘴裡不斷流出的血「班恩…，我的便壺…幫我…好好愛惜它。」老鼠早已失去焦點眼睛尋找著「艾文，艾文，告訴我…告訴我，我會上天堂吧，我有作好事了…，我會上天堂吧？」

艾文緊握亞伯頓的手，他的眼淚滴在亞伯頓身上「會的，亞伯頓，你一定會上天堂的。」

老鼠舒了一口氣，他不再痛苦，臉上充滿快樂的神情「我就知道，那裡一定會有超棒的酒，我要把自己埋在天使的乳溝裡，那裡一定有大胸部的美女天使，對吧，艾文？」

「一定有的，到時候我又得把你從那裡挖出來。」艾文微笑的回答。

老鼠已經沒有聽到艾文的回答。

班恩無力的站起身子，他的身體劇烈的搖晃發抖，他朝著天空長長的吼了一聲。

「夠了，羅德里克王侯，你要的只是我，放了他們所有人！」班恩手指著被綁著的守備隊，小約翰正醒來，被兩個士兵阻止著他猛力的掙扎。

王侯抽出長刀，抵著班恩的脖子「爲什麼你會以爲，我需要你來告訴我，我該怎麼處理這種威脅？咳咳，我處理的不是很好嗎，班恩？」他不客氣的斜眼看了老鼠的屍體。

班恩憤怒的瞪著羅德里克，如果屠牛刀還在手上，它會用最痛苦的方法剖開眼前這堆脂肪。

小約翰憤怒地看著王侯的刀子「領主大人，小約翰會保護你的。」小約翰擺脫那兩個士兵，用

力掙脫繩索衝向班恩。

「小約翰，不要…！」艾文嘶啞的狂吼。

不知是誰下了命令，一陣機弩扳動的聲音，小約翰停下腳步，他睜著大眼看著插在身上的十幾枝弩箭，他露出那種傻傻的笑，血染紅他的牙齒，大量的血由他微笑的嘴流出。

「小約翰…！」艾文的心痛撕扯著他的聲音，班恩沒有講話，他看著小約翰靜靜地流下淚。

壯碩的小約翰大吼一聲，揮動雙手想衝破眼前半月型的槍兵陣，他努力地繼續往前走，小約翰相信自己能幫班恩擋住那把刀子，就像那時候一樣。他不管身上進進出出的冰冷，也不管腳下幾乎讓他滑倒的液體，他一心只想走到班恩身邊。

不知道什麼時候，他覺得自己力氣都不見了，也漸漸看不清楚班恩的位置。小約翰在自己模糊的眼睛中看到，自己大個兒新娘的笑容，村長在丘沃領不在被強盜侵略後流下欣喜的淚，亞契斯又像從前那般英挺的訓練守備隊。他知道，他早就知道了，領主大人會讓這裏像以前一樣熱鬧。

「領主大人，小約翰會保護你的。」這是小約翰最後一次大吼，他雙眼蒙上一層灰暗，身上卡著幾把長槍，鮮血衝出他的身體狂瀉在地上。小約翰最後還拖著腸子走了幾步，他還是沒能走到班恩身邊，他掛在黯淡臉上的，還是那種傻傻的笑，小約翰站著死去。

「咳咳，我也多想要這種忠心的部下啊！」羅德里克冷冷地看著眼神充滿恨意的班恩。

軍隊的後方起了一陣騷動，兵刃相交的金屬撞聲陸續傳出，王侯面露驚恐的往後看，一枝箭穿過他的護衛射中王侯的馬，大黑馬受到驚嚇人立起來，將羅德里克摔在地上。一道迅速的身影衝過王侯的護衛，那是手上拿著短劍的亞契斯，他正打算割開綁著班恩的繩子，幾聲金屬長吟聲，王侯護衛拔出的長劍貫穿亞契斯胸膛，活活的將他釘在地上，血濺上班恩的臉。

「爲什麼你們要回來，爲什麼…」艾文悲痛的叫著，他用力抱緊漸漸變冰冷的亞伯頓。

「亞契斯，我以爲你是聰明人…」班恩試著用手，撫摸臉上那片溫暖，面露痛苦的看著漸漸失去生氣的亞契斯。

「班恩…孩子安頓好了，…所有的人都想回來救你…，沒有人願意拋棄領主自己逃走，你是丘沃人唯一的領主…」亞契斯吐了幾口血，他的生命隨著血的流量，越流越少。

「領主大人，我們回來救你了！領主大人，我們回來救你了！」那是剩下的守備隊和領民，他們手上拿著農具高聲的呼喊著。

喊最大聲的，是那個賣魚的老頭，他經常拖著不太方便的腳送魚到班恩的碉堡，是個大嗓門的老好人。他舉著魚叉走在最前面，紅著臉激動的朝班恩揮舞雙手。

一隻箭貫穿老漁人的頸子，他面孔頓時扭曲、口中咳出血沫，朝一邊倒下去，身影消失在士兵的包圍網中。

村長甘伯勒，總是笑的很開心的高斯，主動幫他們整理花園的火爐嬸，粗魯又愛大口喝酒的鐵

匠瓦特，擁有甜美笑容的麵包學徒露西，剛成年的傳令兵湯姆，沒膽又愛哭的賈斯克，走路搖來晃去的肥農夫特威提，節慶上最厲害的舞蹈高手巴林，偷偷喜歡艾文的可愛安娜，面惡心善的豬肉販埃克特。

班恩幾乎記得他們的面孔、他們的名字、講話的方式和笑容，他不知爲什麼，和他們相處的記憶充滿整個腦袋，那些有喜悅有悲傷的感覺，強烈的衝擊他，有個莫名的東西塞在他喉頭。

一個接著一個的倒下，王侯的士兵不管被他們射穿的人叫什麼名字，被他們長槍撻刺的人有多麼棒的笑容，甚至流著血倒在他們腳邊的人，曾經是付出多少努力才活著。王侯護衛面無表情的屠殺著，像是在殺著命運早就被決定，從來不該被賦予名字的牲畜般。

「亞契斯…」班恩看著王侯護衛隊那漸漸縮小的包圍網。痛苦，冷酷而殘忍地研磨著他的意志，像細密的蜘蛛網般，緊密地包覆他的所有，犀利的刺痛感，充滿組成他的每一個組織，他的心臟被那種沉重緊緊掐住，幾乎無法完成那單純的跳動。

「你說過，希望我們都能自由選擇…，現在，你看到…我們的自由了，這是他們自己的決定…，他們自由…而且願意的選擇。」亞契斯臉上沒有痛苦，他撐著最後一口氣。

「只不過…，我覺得…這自由鹹鹹的…。」亞契斯舔了舔嘴邊的血，微笑死去。

爲什麼，他們就是要這樣微笑。

「夠了！羅德里克，他們也是你的子民啊！」班恩憤怒的大吼，聲音貫穿每個人的心。

騎在馬上的指揮官被班恩的吼叫影響，停住將放下的手勢，他轉頭看著王侯，王侯灰頭土臉地在幾個護衛攙扶下站起。

王侯冷冷的看了班恩，看著死在班恩腳邊的亞契斯，在轉頭看著在衛兵包圍網中的丘沃人，那群人個個血跡斑斑，已經沒有幾個能好好站著，但是，他們的臉上都掛著微笑。

「我明白了，指揮官，一個不留！」羅德里克擦拭著臉上的土灰。

指揮官放下手勢。

10 大叔恆常不滅定律

大牢建在羅德里克王侯府旁的山腰上，只有一條小徑從山下通往大牢，三面都是直切陡峻的懸崖，牢裡關的都是王侯重視的囚犯。如果在這座大牢刑囚，犯人痛苦的叫聲會隨著山風傳到很遠的地方，對於這種讓人知道反抗王侯下場或增加自己威嚴的遊戲，是羅德里克最喜歡的娛樂之一。

「英雄，多令人懷念的名詞啊！」王侯看著坐在牢裡，精神萎靡的班恩和艾文。

「正義，這是多麼好的藉口啊，畢竟那是給有權力的人享用的，不是嗎？咳咳，權力越大能享用的正義也越大，你以為我會分給任何人享用嗎？咳咳，別以為自己很特殊，在我眼裡你們跟其它的螻蟻沒有兩樣。」縱然班恩已經在他堅固的大牢中，羅德里克依然繼續的數落他們。

「大人，我能猜到你試著毀滅我們的原因！」艾文不客氣的對著鐵杆外的王侯說「那是忌妒！你忌妒班恩的能力，你忌妒他能創造自己的英雄傳說，你忌妒他能成爲一個爲領民開創未來的好領主！」

艾文和王侯隔著鐵杆彼此狠狠的瞪視「你永遠只能是個王侯，不會淪落成爲乞丐，也當不上密特蘭的國王，你只能就這樣連個選擇都沒有的終老一生！所以，你忌妒班恩，甚至忌妒任何人，任何能自己開創未來的人，大人，那只是忌妒吧。」

王侯的表情像是要親手捏死艾文般，他的憤怒沒有持續很久，羅德里克漸漸的從臉上露出冷酷的笑容「也許，你說的沒錯，咳咳，所以你們必須陪我玩這場遊戲，提供給我夠多的娛樂，咳咳，就像那些丘沃人一樣。」

艾文頓時失去理智，衝向鐵杆，他激動的想法抓住王侯「你沒有權力這樣做！你沒有權力這樣做！」他挨了幾下獄卒的棍棒才後退。

「我沒有嗎？咳咳。」王侯退了幾步。

「咳咳，我依然是個好心的人哪。明天，就是明天，你們就能和他們相見了。班恩，我會在你受到眾人讚揚的那個廣場處決你，咳咳，在所有人面前幫你冠上背叛者的稱號。」羅德里克朝著沉默的班恩看了一眼，慢慢地走向大牢的出口。

羅德里克突然停下來，背對著他們說「你們知道嗎，也許我該多些機會給更多人，讓他們也能夠成爲英雄，咳咳，我想，我已經開始愛上，親手毀滅某人英雄傳說的快感，哈哈！」王侯冷笑的聲音回蕩在昏暗的地牢中，還夾雜著火把忽明忽滅的譏笑。

「這樣就結束了嗎？許多人努力的一切就這樣毀在那種人手上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主會這樣安排。」艾文瑟縮在角落，將頭埋在雙膝間流淚，他的心情就像一個無助的小孩，蹲在黑暗中握著手上僅剩的一根火柴，守著那最後的一點光。

「也許，你說的那個東西根本從來都沒插過手？」班恩無奈的講出進入地牢後的第一句話，幾乎搶走艾文火柴的一句話。

如果，如果一開始我沒有殺死安卡羅那軟豬肺，就不會逃到西領，也就遇不上艾文和那隻老狐狸，不會需要變成冒險者，更不必去和夜血拼命賺賞金，那就不會遇上亞伯頓，不會變成假騎士和英雄，不會遇上安德魯，更不會得到領地變成領主，更加不需要去解決丘沃領的問題，也

絕不會變成那肥豬想攻打毀滅的好領主，還有那該死的英雄傳說。

所以，如果我都沒有下這些決定，現在會是怎麼樣的我？我會繼續窩在那個小村裡？終其一生都是個屠夫？娶個還過得去的妻子？生一堆小麻煩，讓他們拿著豬腸去當跳繩玩？喝著麥酒，花一個銅板聽吟遊詩人說唱著，那些腦裡裝滿豬油的冒險者的英雄傳說當娛樂？最後，還交代孩子一定要把自己的肉塊種在心愛的妻子旁邊？就這樣？安安穩穩的過他媽的一輩子？

「我不後悔我下的決定！」班恩試著把話說出口。

「我也是…，但是，我們能試著挽回什麼嗎？我們現在還有別的選擇嗎？」艾文望著班恩，他心裡依然被那股悲傷撕扯著。

牢房裡陰暗的角落發出冷冷的聲音「想要試試看別的選擇嗎？」

那不是人該有的味道，空氣裡伴隨那東西飄出的，是一股特殊的寒冷。那東西慢慢走進火把的照明中，彷彿無聲無息是對夜應盡的禮貌。

那人型擁有毫無血色的白皮膚，暗紫色絨面的燕尾禮服合身的貼在他修長的身材。他伸出優雅的手，朝班恩和艾文行了個紳士禮，臉上帶著一種節奏輕快的傲慢。他，慢慢地露出尖銳的獠牙和覆蓋血色的眼睛。

「吸血鬼！」艾文真的很想控制自己的叫聲，他拚著命後退，幾乎要把自己從鐵杆中間擠出去。班恩連小指頭都沒動一下地看著吸血鬼「我們的小命已經有人定了，這裡不需要血族來麻煩了。」
「是啊，我們只能夠活到明天。」艾文已經鎮定下來，無力的倚著鐵杆。

「我是伽理迦·古利格利（Grigori）三世，我乃奉血族聖母之命，邀請兩位到聖殿一聚。」吸血鬼冷冷的說著禮貌性的話。

「聖母？我們不認識什麼聖母啊？」艾文疑問的搔著頭。

「也就是說…，你有意願協助我們逃走？」班恩直起身子，有興趣的打量著伽理迦。

伽理迦冷冷一笑，將他修長的手指往後貼在牢房牆上，他手掌底下隱隱發出紅光，嘴裡低聲地唸了什麼。一陣強勁的風吹入牢房，幾十吋厚的石磚牆無聲無息的出現一個大洞，班恩他們幾乎沒有看到他是怎麼做到這件事。

「班恩，與其跟著吸血鬼走，我們是不是接受我們應該的命運比較好？」艾文試著在心中比較這兩件事。

「或許…，如果真的有你說的命運那種東西的話。」班恩已經站起身子，他看著洞外的懸崖，很顯然地，他已經做了選擇「我現在更想看到的是，羅德里克明天臉上會出現的表情。當他鋪張的準備一切，卻發覺他重要的犯人逃跑時？」

艾文露出好久不見的微笑，他正想著那個樣子。

「現在該怎麼辦，我們不會是要跳下去吧？」艾文不信任地看著伽理迦。
伽理迦將他們帶到懸崖邊，他朝月光看了一會，伸出兩隻手一邊一個的抱住班恩和艾文。

伽理迦什麼都沒說，一縱跳下懸崖，艾文連出口大叫的機會都沒有，四周的景色在他們眼前快速後退，寒冷的空氣迎面壓的他們喘不過氣，艾文還能看到他們即將撞上的房子內傳出的燈火。

一切就那樣停止了，壓迫人的風停止了，他們就那樣靜止在高空中，他們看著頭上遮蔽月光的陰影，那是伽理迦背上伸出的翅膀，帶著他們一高一低的飛著。

「天啊！那是天使的翅膀，吸血鬼怎麼會擁有天使的翅膀？」艾文驚訝的疑問回蕩在空中。那對翅膀張開有艾文平舉手臂的五倍長，是潔淨的白色羽毛翅膀，中央一半以下的地方染著紅色斑點，越到末端的羽毛，那種血色的鮮紅越明顯，那對翅膀正一上一下有規律的拍動著。

過沒多久，他們降落在一片森林裡的空曠地方，艾文喘著氣，還在適應剛才的飛行，伽理迦朝著月亮的方向在空氣中畫出一個形狀，沒多久，那片形狀後面的景物開始漸漸的扭曲變形，那形狀變成薄薄一片的模糊。

「請進。」伽理迦依然是那種冰冷的語氣，他跨進那片模糊消失不見。

「班恩？」艾文不確定的問著，他看著班恩漸漸露出的表情，他很熟悉班恩此時臉上的表情，那是班恩想未知的什麼的表情。

「我不認為，伽理迦這麼辛苦的帶我們來這裡是要對我們不利。」班恩二話不說跟著也跨進那片模糊。

「我是說…，難道不能用比較正常一點的方法嗎？」艾文一邊抱怨，一邊也跟著跨進去。

在他們都消失後，那片模糊漸漸縮小，結束在一片微弱的紅光中；幾種蟲叫聲開始響起，一隻貓頭鷹撲抓到牠緊盯很久的獵物，牠依然像昨天一樣逗弄著到手的食物。夜呼吸得像平常一樣，森林也沒打算繼續關心剛剛發生的怪事。

11 流滿整地的噁心事實

他們到達的地方還是一片森林，但是，氣氛顯得不一樣，空間裡漂浮著過分寂靜的奇怪粒子，淡藍色的月亮灑下寒冷的月光，照著世界的一切呈現一片的淡藍，這不是他們平常習慣的夜色，樹不分種類地混長在一起，生長的样子也和平常看得到的不同，連腳邊的雜草都顯得詭異，艾

文幾乎沒辦法接受眼睛所看到的景色。

「這…這裏是什麼地方？班恩，你不覺得這裡一切都好奇怪？」艾文連他腳下踏著的土地都懷疑似的，他緊緊的跟在班恩背後走。

「我倒蠻喜歡這裏的月亮，而且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對這裡好像有一種熟悉感」班恩有趣的四處打量。

走在前頭帶路的伽理迦這時說話了「這裡是血族的聖地，你們看到不一樣的生物，是因為這裡是永夜。」伽理迦沒打算解釋的更清楚，快步地帶著他們走向一條森林邊的小徑。

「永夜？永遠都是黑夜？那植物怎麼可能活著？」艾文小聲的問著。

小徑的盡頭是一座山莊，門口是一片精心設計的花園，幾種花不分時節的艷麗綻放，每種花的花瓣顯得特別的長而捲曲，像是在跟人乞求著什麼。花園中放了幾座怪異的雕像，那是他們不熟悉的形狀，每個幾何物都是由不同的材質構成，那些幾何物被雕成彼此絞扭、糾纏，同時朝著一個方向變細變小，毅然決然地指向可悲的虛空。

伽理迦謹慎的推開兩人高的大門，厚重的木質門安靜的滑動到固定的位置，裡面傳來淡淡地、令人愉悅的香氣。室內佈置的並不華麗奢靡，而是精緻且纖巧的。打磨光滑的地板是由不同的木頭塊拼成，大大小小的精緻陶瓷人偶排在一張長桌上，柚木長桌上雕著各種唯妙唯肖的動、植物。室內許多地方擺著特別的盆栽，那都是他們從沒看過的種類，有一盆甚至像縮小好幾倍的蘋果樹，上面還長滿紅透的小果實。許多地方還舖著柔美顏色的流蘇刺繡，上面的顏色會隨著他們的撫摸變得更鮮豔、更溫潤。牆上掛著滿滿的畫，好幾種不同的風格表現著各地的風景、人物，有一幅畫還隨著他們看的角度不同而改變景色。艾文不知道該將眼睛的焦點放在哪裡，他只要稍微移動眼睛的角度，就能看到令他讚嘆不已的珍品。

「真高興你們能喜歡我的作品。」輕柔而悅耳的女性聲音由火爐邊的椅子傳出，聲音像是能夠由人心底掘出最深的眼淚那般溫柔。

「天啊！妳是怎麼辦到的？這些…這些全部都是神奇的東西啊！」艾文不可置信的問著。那女性輕輕的笑了一聲「如果你活的夠久你也辦得到，艾文，畢竟，我活了幾千年的時間，這些只是我小小的嗜好罷了。」

伽理迦在火爐裡添加木頭，火光暗了一陣子、隨即又亮起來。伽理迦做完動作後便站到那女子的身後，那女性做了邀請的手勢，比了幾張在火爐邊靠近她的椅子「我們不需要生火取暖，不過，我喜歡木頭燃燒的味道和那種小聲音。」她又輕輕地笑。

「妳就是聖母？」艾文訝異的不顧禮貌直接開口，那年輕的臉孔讓艾文和班恩感到非常驚訝，如果他們不是先聽見那輕柔的女性聲音，他們一定會以為，坐在他們眼前的人是一個俊美的十幾歲小伙子，那幾乎是男性的臉。

那種溫柔的笑聲又響起，女性的聲音怪異地從小伙子的嘴巴傳出「我了解你們的驚訝，我有和

亞當同樣的一張臉，我們是同時被上帝創造的。我是莉莉絲，是第一位女性，第一個擁有真名之人，也是第一位血族，血族的聖母莉莉絲·路西法。」

「我覺得，我熟悉的世界馬上就要崩解了。」艾文感嘆的按壓暈眩的頭部。

「那麼…，也許你願意說說妳邀請我們來的目的。」班恩直接問了心底的問題。

莉莉絲靜靜的看著班恩「你們還記得安德魯說的話嗎？…現在的人類幾乎都是血族的後裔。」她從身邊拿起一個瓷花瓶「因此，每隔十幾代就會出現一個，遺傳血族因子特別多的人。」

莉莉絲慢慢地將花瓶擺在桌上「以往這樣的人，都不了解自己身上強烈的慾望，那種殺死生物的慾望。這樣的人往往變成你們所謂的殺人魔。」她在花瓶上揮動了幾下手指，花瓶一瞬間被整齊的切成好幾個環狀物，他們訝異地看著眼前不可思議的表演。

「那個…，那個好像跟班恩的…」艾文驚訝的掉著下巴，講不出一句完整的話。

莉莉絲又盯著班恩「是的，班恩身上就是有強烈的血族因子，而且是遺傳到我的，所以他也具備了我一部分的能力。廣泛的說起來，班恩算是我的子嗣。」

艾文鼓起所有的勇氣「班恩是個好人，他才不是什麼殺人魔！」

莉莉絲轉頭看著艾文，年輕俊俏的臉孔露出微笑，那對血色的眼睛筆直的射穿艾文，那讓艾文全身長滿雞皮疙瘩「艾文，你有一種特別的力量，我不知道那種能力是從那得來。你有一種讓人純淨的力量，在你身邊的人都會被這股力量影響，班恩沒有成爲殺人魔也許就是因爲你。」

「那…，那沒有讓我更好，我甚至什麼都改變不了…」艾文想起亞伯頓，若是以前的老鼠一定會先逃走。現在他卻選擇死在他們身邊，但，艾文卻寧願他逃走。

室內短暫的沉默，讓壁爐內的木頭噼啪燃燒聲更爲明顯。

「所以，妳邀請我們來的目的，是要我也成爲血族？」班恩托著頭的姿勢已經換了幾十種。

「我們從你們殺死第一隻夜血就開始注意你們。血族不能生育，必須靠著傳遞血液才能擁有後代，擁有資格被傳遞血液的人類，也只有很少的機會能成爲血族。就算成爲血族，能力也會差傳遞血液給他的血族很多。雖然有更直接的方法能成爲強大血族，但是，那必須具備幾個最古老血族的血統因子才有資格，那就是你，班恩。」他們第一次在伽理迦的臉上看到表情，站在莉莉絲背後的伽理迦一臉擔憂的說著。

「血族不是邪惡的存在，只是脆弱的殘留者，安德魯曾經這樣說過。」班恩講出那令他印象深刻的話。

「安德魯說的只是一小部分。應該說，他只知道那個部分，他不是太高階的血族。」伽理迦又恢復那種冷冷的表情。

「也許你們願意聽聽整個的真相。」莉莉絲的口氣不是問句，那像是宣告什麼的開始。

「艾文，你有想過被你們稱爲造物者的主，爲何要創造天地創造人類嗎？」

「那是主的大愛啊！」艾文肯定的說。

「你能想像一個**全知全能**擁有一切的上帝，突然，想要創造一切，按造自己的樣子創造人？然後，再麻煩的創造一堆規矩，甚至懲罰違反規矩的人，然後又給他們救贖之道，聽好，是一個已經有了一切的上帝喔！」艾文被莉莉絲的話逼的吱吱唔唔。

「他太無聊？吃飽沒事幹？還是，我們根本不能了解上帝的心思，就像我們不了解住在附近的瘋子，爲什麼有一天突然拿出刀子砍人般？」班恩將雙手放在頭後一派輕鬆的樣子。

「爲什麼他不是創造出和自己相似的存在？而是，比他下等的人類，這種不完美的存在。你想想，那不是和我們養豬的想法很像？」莉莉絲再度逼問。

艾文狠狠地瞪了班恩一下「也許…也許他是需要人類的獻祭？」艾文使用不確定的問句。

莉莉絲輕笑「你說對一點，**他需要！**」

「艾文，你應該知道「撒旦」是個複數名詞，意思是“敵對者”，凡是和上帝敵對的都能稱之爲撒旦，雖然有資格稱爲撒旦的只有七位墮落天使。」不知道是莉莉絲使用了魔法，還只是單純的是她的講話方式，空氣中多了一份詭異的凝聚力。

「「上帝」其實也是複數名詞，他是宇宙開始的一部分，是集合好幾個意識的存在，他的本能只有創造和破壞。」

「那個**偉大**的上帝？」班恩用譏笑的語氣，艾文沉默的緊閉著嘴。

「是的，他的確是一位創造者，但是那和他偉不偉大無關，那只是他的本能。爲了滿足他的本能，他一直在擴大宇宙，不斷的在宇宙中創造和破壞。」莉莉絲閉上眼睛。

「但是，在那之前他必須先收集足夠的能量，那些和宇宙一同開始、游離在宇宙中的能量；後來，他其中的一個意識集結相當的能量，並試著轉變能量的本質、賦予簡單的意識，那就是最早期的天使；能幫他執行簡單的工作，也能隨時任他吸收。」

「這著儲存能量的動作，也吸引其他意識的注意，他開始使用能量製造大批的天使；有一些意識也開始注意到其中能量的傳遞和增加。」

「他選定宇宙中的一個地方開始實驗，起初，他製作了新的容器，他只賦予那個容器一些本能性，也讓那種容器以新的方式傳遞能量。效果不如他預期的那麼好，但是，能量確實有了微幅的增加，這容器就是你們所稱的植物類。」

「天啊！我正在聽全新的創世紀嗎？」艾文吐出滿嘴的苦澀。

「不必太訝異，這才是真正的版本。」伽理迦冷笑。

「之後，他又在新一批的容器中加入簡單的意識，而且讓他們有適應這實驗場的活動方式。昆蟲、鳥類、魚類、獸類等動物就這樣加入實驗場。而他不小心製造出的兩個性別，是這次實驗最令他感到意外的部分，那本能性的能量吸引，使這些動物以新的方式傳遞能量，甚至集結、繁殖出新的能量。雖然那些能量還是不夠龐大，但，這使得所有的意識全心的投入這項實驗。」莉莉絲看著他們，期望他們聽得懂她所說的話。

「他們試著拿取天使一部分的因子來創造新容器，能夠容納龐大能量的容器，就是人類。經過不斷的試驗後，幾乎接近完美的實驗體被製造出來，就是第十三個亞當和我。」班恩和艾文的驚訝早就超過他們能接受的底線，他們面無表情的癱在椅子上。

「第十三亞當幾乎是個…也就是你們所說的智能不足者，而我，被賦予相當多的意識」莉莉絲又閉上眼睛「在我有了思考能力後，我給了自己名字，開始有了反覆思考後的知識，開始懷疑上帝，開始不滿身為容器的事實。在我心中結出分辨善惡的果實、黑暗的知識之果，我成了第一個真正擁有自己生命的人，第一個碰觸生命之樹的人。」

「我逃出他的地方，他還原了第十三個亞當，從新作了第十四個亞當和所謂的夏娃。而我，卻以全新的方式活著，必需要直接吸取能量才能生存，從裝有龐大能量的容器中吸取血液獲得能量，也能從給血的過程中傳遞能量，製造血族的同類；所以，我是血族始祖，莉莉絲·路西法。」

「我…我不能相信，如果真的如此為何他要人類行善，又為何替人造了天堂。」艾文面臨崩潰般的狂搖著頭。

伽理迦一反常態的狂笑著「你以為天堂是什麼？在他發覺人類這個容器死亡後，能夠發散出更大的能量時，他就製作了天堂這個大容器，用來吸收人死後的能量。天堂只是個更大的容器啊！你們以為上了天堂能與上帝同在，是啊，是與他同在，成為完成他本能慾望的同在啊！哈哈。」

艾文幾乎哭了出來，莉莉絲伸手往前碰觸他，露出安慰艾文的笑容。

「我是擷取大天使路西法的因子製作出來的，在我轉變後，路西法也受到感染，開始你們所說的墮落過程，那像傳染病般傳給許多天使，其實那只是擁有自我意識的過程。最明顯的，是在他們翅膀上有了紅色斑點，像血般的顏色宣告了他們的墮落，他們也變成類似血族的存在，和我一樣，必須從血液中獲得能量才能生存。他們之後給血的子嗣也有少部分擁有翅膀，像伽理迦就是。」

伽理迦從背上伸出羽翼，他沒有完全張開。很明顯的能看到在他羽翼上的血紅斑點「墮落天使就是最早的血族，我們也被稱作血天使。」

「在上帝發覺，反抗他的天使能被他取用的能量變少後，他開始運用某些手段給人類許多規定，想阻止人類擁有太多自我意識，避免人類也跟著墮落；那根本不是一件不好的事，他忘記他自己是如何出現，擁有自我意識才是宇宙的道理；其實他也只是宇宙的管理者，但是，他卻想控制這一切，一切只是為了讓他吸收取用。」

「那血族可以算是，爭取自由的對抗者？」班恩已經開始有了興趣。

「雖然他開啓大戰，破壞許多墮落天使、在陽光中加入傷害血族的因子、甚至曾經要用含有特殊元素的洪水毀滅血族，但是都沒如他所願，我想他不能如願的原因，是因為血族也是這宇宙的一小部分，是一種特殊的存在。我們不是要對抗他，只是想要掙脫他的控制，不想遵循他所制定的規則，甚至從他給的生存意義中解放。」

「原來人類活著的意義是這麼可悲，我們不過是個容器，甚至連最重要的靈魂也不過是上帝要吸取的能量！」艾文流下淚來「在人類的社會裡，已經有太多規則、階級數之不盡的不自由，就連只是要承受活著的這個事實，都必須不斷接受被規定過的規則，有些人幾乎連自由選擇的機會都沒有，現在，即使在死後連靈魂也不自由，那我們還能乞求什麼？」

伽理迦看著艾文「有，偉大的上帝有給你們選擇，他不是有創造出審判大廳那個空間，那是他巧妙逃避宇宙道理的手法，人死後的靈魂都會經過那裡，回答一個問題。你是否願意上天堂？回答是的，就進入天堂，供他吸收取用。回答不的，你就還原成最早的能量形式，繼續像以前一樣游離宇宙；當然，也許你可以不回答。」伽理迦說完，轉身從一個木櫃裡捧出一個精緻的杯子。

「這就是選擇不回答之人的鮮血。」伽理迦將杯子交給聖母。

「那個…，該不會是聖杯和耶穌的血吧！」艾文不可置信的睜大眼睛盯著杯子。

莉莉絲輕輕撫著杯子「他是我見過最仁慈、也是最愚蠢的天使，他也是最後一位的墮落天使。」

「他自始自終都相信著上帝，就算在他具備自我意識的墮落後，他還是相信這一切不是上帝的本意，他相信人類的靈魂能量不應該是這樣的存在；他從來沒有對抗過上帝，他希望用更溫和的手法讓他的主接受。」

「因此，他親手拔下自己的羽翼，成為類似人類的存在。他在地上改善了當時已有的宗教，散佈著希望。他，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人類等待最後的審判，而不是草草的回答那個問題，他希望集結夠多的靈能，藉此對上帝溫和的談判。如今，他的靈能在審判大廳那個空間等了上千年，上千年了。」

「他不斷失望地看著幾乎所有靈能的選擇—是的，我要上天堂。」
莉莉絲像是迷失在很遙遠的悲痛中，火光有所體會般的黯淡下來，永夜的藍色月光透過窗子血淋淋地照在他們身上，聖杯上的反光溫和地毀滅他們疲憊的身心。

「最後一位血天使的血，就是能使人成為完整血族的另一種方法，班恩，你的選擇呢？」莉莉絲輕輕地將聖杯推往班恩。

12 見不得光的自由

黑夜，還是像平常規定的一樣黑，夜行動物們也遵照規則努力地維繫自己的生存，只有微塵假裝不照規則地在月光下飄動。

「你還願意跟隨我嗎？」班恩對艾文伸出一隻手，他微笑著。
艾文也跟著班恩微笑，他看著在微風中的班恩，正常的月光照在身為血族的班恩臉側，世界依然盡責而確實的圍繞在他們周圍。

「班恩，你要去的地方我到不了啊，我的騎士。」艾文握起右拳放在心口，朝著班恩做了一個騎士禮，他的眼框泛著一點淚水。

班恩沒有再說話，他理解地看著艾文。

「班恩，我一直是個連自己想做什麼都不知道的人，這一路走來，你已經帶我走到我一個人永遠也走不到的地方。」艾文看著班恩。

「這已經夠了，我成長了，幾乎成為我不敢相信的自己。不管現在自不自由，也不管成為靈魂後是不是也受什麼控制。我現在身為一個人，我依然會害怕，依然會受傷，也會快樂，也能感動，因為是一個人。」

「也許一樣是徒勞無功，但是，我要試試看。班恩，我會試著反抗看看，以現在這個樣子。」他們一起看著月亮，暫時，讓話語沉澱在月光下。

「所以，你終於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了。」班恩先開了口。

「班恩，很抱歉，我不能再追隨你了。」艾文冷靜的說著。

班恩站起身，臉上帶著笑容，他讓自己慢慢地隱進黑暗，無聲地融化在夜色中。非常單純地，只是**走開**。

「再見了，吾友。」

艾文看著班恩消失，他知道他們不會再相見了，他想起班恩第一次看見自己領地的樣子。

「艾文快看啊，有河，有樹，有山有森林，還有那麼多的田地，你看，我擁有這麼多能自己決定的東西了。艾文，我不必只在別人的決定裡做選擇了，你知道嗎？也許我很快就能決定自己想當的人了。」

班恩是不是一直想在人類的規則裡找到自由？去駁斥生命意義的單純存在？那管那只是能做出自己決定的小事實！

艾文流著沉重的淚走出森林。往黑夜中看的到幾希燈火的方向走去。

最後，班恩自己做了決定了嗎？